



國

學

叢

刊

1 卷 4
7 6 0
1



門 1 冊 4
第 760
卷 1

刊國
學子
林取

趙世駿題

國學叢刊
宣統三年
歲次辛亥
禁

羅振玉

羅振玉

國學叢刊第一冊目錄

序

周易王弼注唐寫本校字記一卷

殷虛書契前編卷一

折衝府考補一卷

隋唐兵符圖錄一卷

藝風堂題跋一卷

古劇脚色考一卷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三日寄
羅振玉 氏贈

國學叢刊第二冊目錄

隸古定尚書孔氏傳校字記一卷

殷虛書契前編卷二

殷虛書契後編卷一

清真先生遺事一卷

蒿里遺文目錄卷上

佚籍叢殘三

佚籍叢殘十五

國學叢刊序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
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
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
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然各科學
有各科學之沿革而史學又有史學之科學如劉知幾若天文
學則有文學之學如文心雕焉有文學之史如各史焉而科學
史學之傑作亦即文學之傑作故三者非截然有疆界而學術



之蕃變書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古今東西之為學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國之民性質有所毗境過有所限故或長于此學而短于彼學承學之子資力有偏頗歲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學而從彼學且于一學之中又擇其一部而從事焉此不獨治一學當如是自學問之性質言之亦固宜然為一學無不有待于一切他學亦無不有造于一切他學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學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學真為學者可信其無是也

夫然故吾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之說可得而詳焉何以言學無新舊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于一時之故其因存于遠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故物理學之歷史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風俗之歷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此二學之異也然治科學

者必有待于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上之知識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于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

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疎密耳即從俗說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說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家屈余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為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家者更難舉

其一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非十日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持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于此學固未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證梁虞劇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斯為得矣故一學既興他學自從之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鯁鯁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

顧新舊中西之爭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唯有用無用之論則比前二說為有力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歐洲近世農

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徧
之部與蒸汽電信有何關係乎動植物之學所關於樹藝畜牧
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於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
得應用於政治教育者亦夥以科學而猶若是而况于史學文
學乎然自他面言之則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古人所謂
不學無術非虛語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
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
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
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
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
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
存福祉已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

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
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
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
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此在他國所不必言而世之君
子猶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猶使余為此曉曉也適同人將刊
行國學雜誌敢以此言序其端此誌之刊雖以中學為主然不
敢蹈世人之爭論此則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
者也海甯王國維

國學叢刊序

間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
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致削詩書不能救衰古先學術必
歸淘汰蒙竊以為不然夫自三古以來人文斯啟東遷以後百
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嚴中祕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
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
至便加以地不愛寶山川效靈雍郊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洹陽
出龜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秘藏繼魯壁而重開嗣聲
冢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古今風化
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蒞蜀西州方起誦聲道真還鄉
南域乃興文教然文游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
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傳入雞林尚書百篇攜來蓬島將

見化瀛海為環流合區寓為藝府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昔者二也繼事者易為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六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國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王郝詁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選奪二徐之席焦張之圖禮制陋李鼎之前開阮吳之釋鼎彝壓宣和之御製馨歎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至若先聖遺書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即諸子之學說百家之纂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挹其精華固光燄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弦歌自若五季俶擾羣經之彫槩方新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尚有典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

之徐監方將廣魯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墜仙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予性不通敏幼學多歧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勛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螽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跂予望之母我遐棄上虞羅振玉

周易王弼注唐寫本殘卷校字記

羣經點勘一

宣統二年十月法友伯希和氏以其所得敦煌石室中唐寫本諸經殘卷影照見寄中有周易王弼注二卷一為卷三存噬嗑至離九卦一為卷四存解至益三卦取以校今注疏本及相臺閩監諸本異同固不少即與開成石本校亦有異同而與陸氏釋文及日本古本合者則十八九且有異文為陸氏所遺可據補者兩卷繕寫精善文中不避玄宗諱其為睿宗以前寫本可知六朝以來相傳之善本幸得寓目爰為校字記一卷以餉世之治周易學者上虞羅振玉

噬嗑但存本數行

離上三三賁亨

案石經岳本宋本古本

七經孟子考文所引並經文與

卦連寫如乾則作三三

乾上乾下

元亨利貞是也今注疏本則

經文另行頂格寫此本卦與經文相連與石經本合而作下
上三三則與石經略異卦文朱書頂格寫離
下四字雙行在

關外

小利有攸往 石經利下旁添貞字案此本利下無貞字

故小利有攸往

文何由生 毛本作文何繇王案此本繇王作由生與宋岳

閩監古足利六本合毛誤

是以亨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剛上而文柔 諸本奪而字

故小利有攸往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解天文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者也

兩

解字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並誤作觀岳宋古足利四本並
作解與此合又諸本也上無者字

无敢折獄

而無敢折獄也 諸本無也字惟古本有與此同

賣其頌

二俱无應而比焉 諸本悉無二字

永貞吉

物莫之凌 諸本凌作陵

莫之凌也 諸本凌作陵

匪寇婚媾

欲靜則欽初之應 欽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並作疑此作欽

與宋岳古足利四本合

吝終吉

其害道矣 諸本矣作也

故施貨于束帛 諸本帛上奪施字

坤上三三剝

天行也

觸忤隕身 諸本忤下有以字案釋文出以隕二字是陸氏

所據本有以字

剝牀以辨 諸本辨作辨案下象曰剝牀以辨之辨仍作辨

長柔而消正 消諸本作削

剝无咎 石本十行本岳閔監毛本並作剝之无咎案釋文出

六三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非則此本與陸本合

可以无咎也 諸本谷下無也字惟古本有與此合

剝牀以膚凶

初二剝 諸本剝下有牀字古本無與此同

豈唯消正 諸本消作削

靡所不凶也 諸本山下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切近灾也 諸本灾作災

无不利

終无尤矣 諸本矣作也

碩果不食

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者也 諸本食下無者字古本有與

此同

震下三三復

反覆其道 覆諸本皆作復案釋文反覆本又作覆象並注反

復皆同

凡七日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天行也

反覆不過七日 岳闕監毛本覆作復十行本錢本作覆與

此同

无祇悔 祇岳十行闕監毛五本皆作祇惟石本作祇與此同

休復吉

既得中位 諸本得作處

復之休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六三頻復

頻感之貌也 諸本感作感釋文出頻感是陸本作戚戚感

正俗字

已失復遠矣 失岳本作去十行本闕監毛本與此同

于十年不克征

則反乎君道者也 諸本無者字惟古本與此同

震下三三无妄

天命不祐行矣哉

天命之所不祐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莫盛於斯矣 諸本矣作也

无妄往吉

故往得其志也 諸本無也字此本於也字旁又注矣古本

亦有也字

无妄之灾 諸本灾作災下邑人之灾邑人灾也窮之灾也及

注中諸文字並同

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定 諸本定下有也字

勿藥有喜

故曰勿藥有喜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不可試也

藥攻於有妄者也 諸本無於字

剛健篤實

艮下 三三 大畜

凡物厭而退者 諸本物上有既字

唯剛健篤實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不犯災也 諸本定作災

未果其進者也 諸本進作健案疏有不須前進語則孔氏

所據本初亦作進又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故能利己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輿說輟

故車說輟也 諸本車作輿

利有攸往

之乎通路 之十行本闕蓋毛諸本並作在岳宋古足利四

本作之與此同

不憂險厄 諸本厄作沉

積豕之牙吉

柔能制強 諸本強作健

何天之衢亨

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乃天之衢亨者也 諸本無者字

震下三三頤

自求口實 實十行本及闕監毛本作食石本岳宋古足利五

本作實與此同

觀我朵頤凶

脩己莫若自寶 寶諸本作保

而闕我寵祿之競進 諸本作闕我寵祿而競進案釋文出

而闕則陸本正與此同

頤貞凶

未見其福 諸本福下有也字

故曰頤貞凶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行史類也

而二處下養初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虎視眈眈 虎缺末筆避諱注故虎視眈眈同

不惡而嚴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然後乃得全其吉而无咎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居貞吉

以陰而居陽 諸本無而字

得順之吉也 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注一本作得順案以

下文順以從上觀之則作順是也又諸本無也字古本有

與此同

上九由頤

必宗於陽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故物莫不由之 諸本均無物字

故厲乃吉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吳下三三大過

音相過之過也

岳錢宋足利四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剛過而中

不失其中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利有攸往乃亨

故往乃亨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遊世无悶

非凡所及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括楊生梯

諸本梯皆作梯此本則經注中四梯字皆从木系

大戴記夏小正柳梯之梯宋本亦作梯疑古有作梯之本著

之核考

心無持吝 諸本持作持案釋文持成作持

无衰不濟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老夫更得其少妻 諸本無其字

棟橈凶

宜其淹溺而凶喪矣 溺十行本闕毛本均作弱岳宋古足

利四本作溺與此同案釋文出淹溺則陸本亦作溺又喪

矣諸本作衰也

棟隆吉 隆字不缺筆此寫於初唐之證

故棟隆吉 諸本吉下有也字

過涉滅頂凶

過之甚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故至于滅頂凶也 諸本于作於惟岳本于行本與此同又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

坎下三三習坎

謂便習之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重險也

故特名重險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行險而不失其信

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諸本無也字

其信習險之謂也 諸本皆無其信二字考文載古本二一

作其信習險謂也一作信習險之謂也與此正同乃一本

奪之字一本奪其字耳

天險不可升也

故得保其威尊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水洧至以習坎 諸本均無以字

習乎坎者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入于坎窞凶

習為險難之事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最處窞底 窞諸本均作坎釋文出處窞注亦作坎是此本

與陸本合下四窞字諸本並作坎

坎窞者也 諸本坎上有入字此殆奪

行險不能自濟 諸本險下有而字

坎有險

歛而有險 諸本歛作坎惟古本與此同

未能出險之中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六三來之坎坎

出則亦坎 亦諸本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次誤

樽酒簋貳

一簋之食 一諸本作二

象曰樽酒簋貳 諸本作樽酒簋貳釋文出象曰樽酒簋注一本

更有貳是陸氏所據本無貳字也

祇既平 十行本闕監毛本祇並作祇石本岳本作祇與此同

注中祇字並同

為險之主 諸本險作坎

三歲不得凶

故三歲不得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離上三三離

離麗也

各得所著之宜也 諸本無也字

重明以麗正 諸本麗下有字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不絕曠者也 諸本無者字

以避咎也 避諸本作辟

感嗟若 感諸本作戚釋文出戚注子夏傳作嗷

无咎

乃得无咎 諸本咎下有也字

象曰用出征 諸本用上有五字

周易卷第三 案此卷第與釋文及古本古本足利本合

解 此卷自本卦象往有功也起與上非一部寫亦精

解之時大矣哉

非治難時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故不曰義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作者也又一本無者字與

此同

初六無咎

無諸本作无此卷經注中凡无字皆作無

處此時也

諸本時也作之時古本作之時也

而無咎者也

諸本無者字

義无咎

諸本谷下有也字

田獲三狐

能獲隱伏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得于理中之道

于諸本作乎

貞吝

正之所賤

諸本賤下有也字

朋至斯孚

然後朋至而信也

諸本也作矣

未當位

諸本位下有也字

有孚于小人

故曰有孚于小人

諸本人下有也字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故曰高墉也

諸本無也字

故用射之也

諸本無也字

三三

此卷每卦之題與石經同式而與前卷小異

損下益上

陰悅而順

諸本無之字

利有攸往

損之為義 諸本義作道

損剛益柔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非補不足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非長君子之道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利攸往矣 諸本利下有有字

剛損而不為邪 剛損諸本作損剛

以斯而往 而諸本作有

物無距矣 諸本作物无距也

與時偕行

故必與時偕行 諸本行下有也字

山下有澤

損之象 諸本象下有也字

君子以懲忿窒欲

莫善忿欲 諸本欲下有也字

酌損之

故能獲無咎 能諸本作既

尚合志也

尚於合志 諸本作尚合於志

弗損益之

柔不可以全益剛不可以全削 諸本無二以字古本有與

此合

九二不損而務益以中為志者 諸本九上有故字者作也

則得其友

其實乃損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使過有喜

能損其疾者也 諸本無者字

故速乃有喜也 諸本無也字

故速乃有喜 諸本速上有使字

弗剋違 諸本剋作克此俗作

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不能違也 岳本智作知十行本閱監

毛本與此同獻策諸本作慮策不作弗

足以盡天人之助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三三 震上巽下 益

民說無疆

損上益下之謂 諸本謂下有也字

中正有慶也 諸本無也字

與時偕行

施未足者也 諸本無者字古本有與此同

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諸本行下有也字

有過則改

之善改過 諸本之作遷

元吉無咎

必獲大功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下不厚事也

故元吉乃得無咎 諸本咎下有也字

王用享于帝吉

不召而至 諸本而作自

興益之宗也

諸本無也字古本有與此同

在此時者也

諸本無者字

告公用珪

珪諸本作圭

故曰益之也

諸本無也字

救凶則免也

諸本無也字

處卦之上

諸本卦上有下字

足以告公而得用珪者也

諸本珪作圭又諸本無者字

故曰中行告公用圭

諸本圭下有也字

利用為依遷國

誰有不納

諸本納下有也字

勿問元吉

固不待問而元吉也

諸本無也字

或擊之

故或擊之

諸本作故曰或擊之也

求益無已心無恒者也無厭之求

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

出無厭是陸本作無正與此合

周易第四

卷弟與釋文石本古本足利本合又前卷後題作

周易卷第三此題無卷字亦非出自一部之證

周易王弼注唐寫本殘卷校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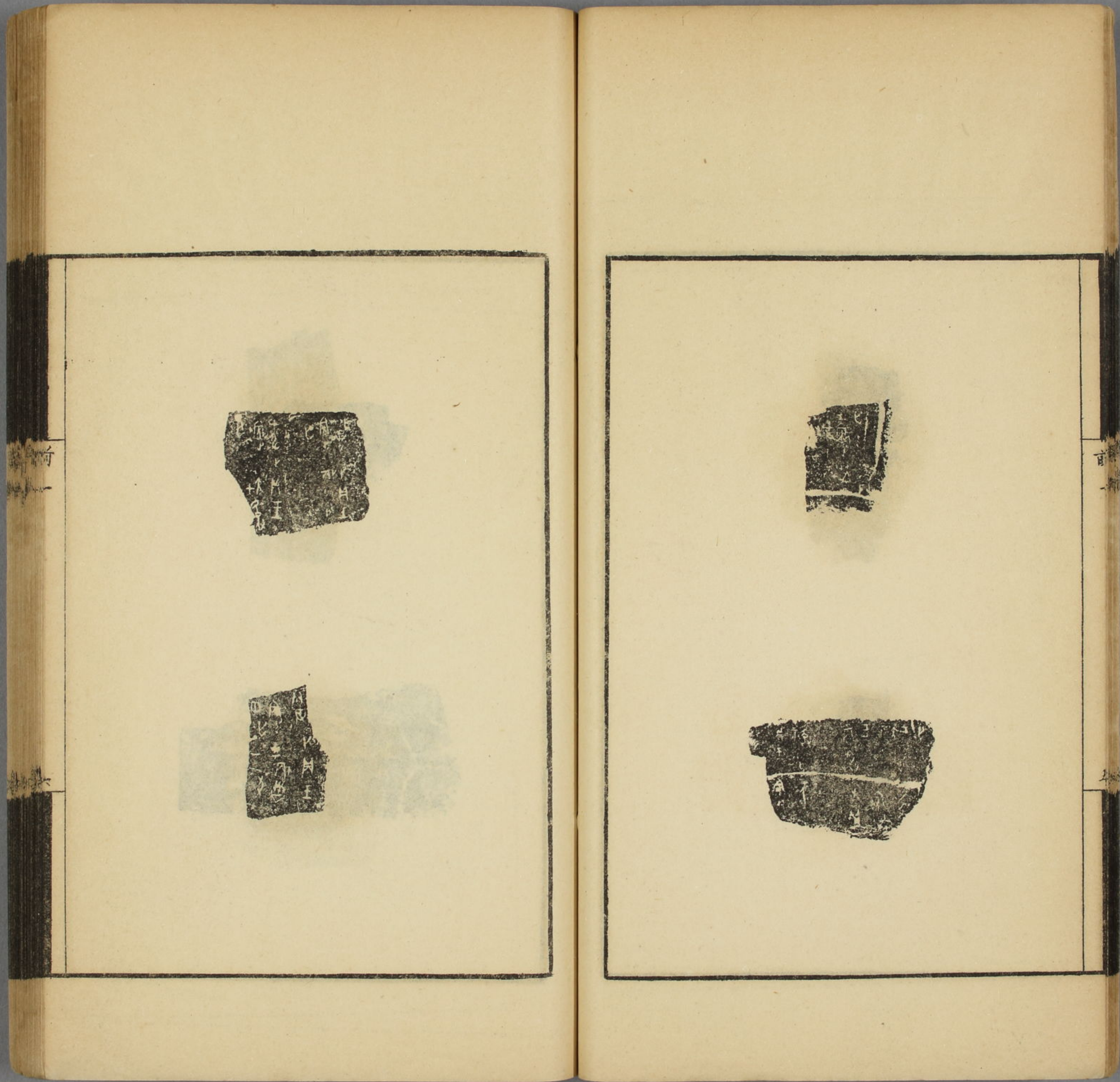
宣統庚戌夏予既考安陽所出龜甲獸骨刻辭為殷商王室之遺蹟大卜之所掌竊以為此殷代國史之一斑其可貴重等於尚書春秋乃亟為殷商貞卜文字考以章顯之並手拓其遺文顧是時所見甲與骨才數千巾笥所儲才七八百枚耳好之既篤不能自己復遣廠友視繼先秋良臣大索於洹水之陽先後所見乃達二萬枚法其屢作得尤異者三千餘於是范君恆齋北吕家弟子敬振常助予拓墨几案充片積塵在襟殘臘歲朝檀墨不離左右匝歲始畢因略加類次為殷墟書契前編二十卷其先後之次則首人名次地名歲名數名又次則文之可讀者字之可識者而以字之未可釋及書體之特殊者殿焉其說解則別寫為後編噫予之致力於此蓋逾年由選別而考證而拓墨而編次斯夕孜孜至忘寢食儕輩每笑其癡絕予亦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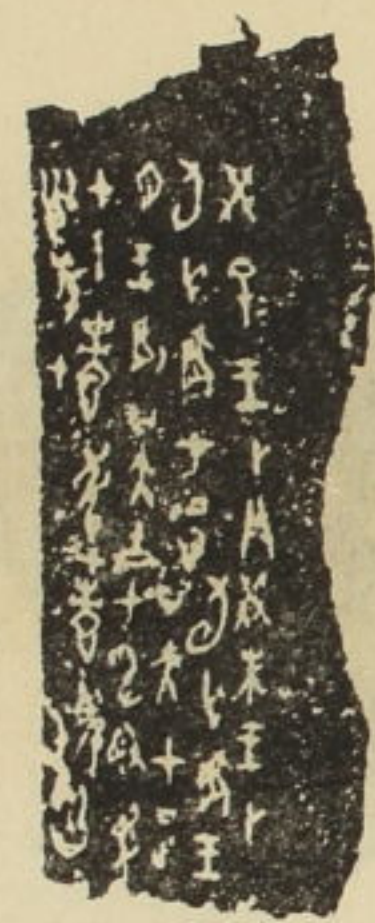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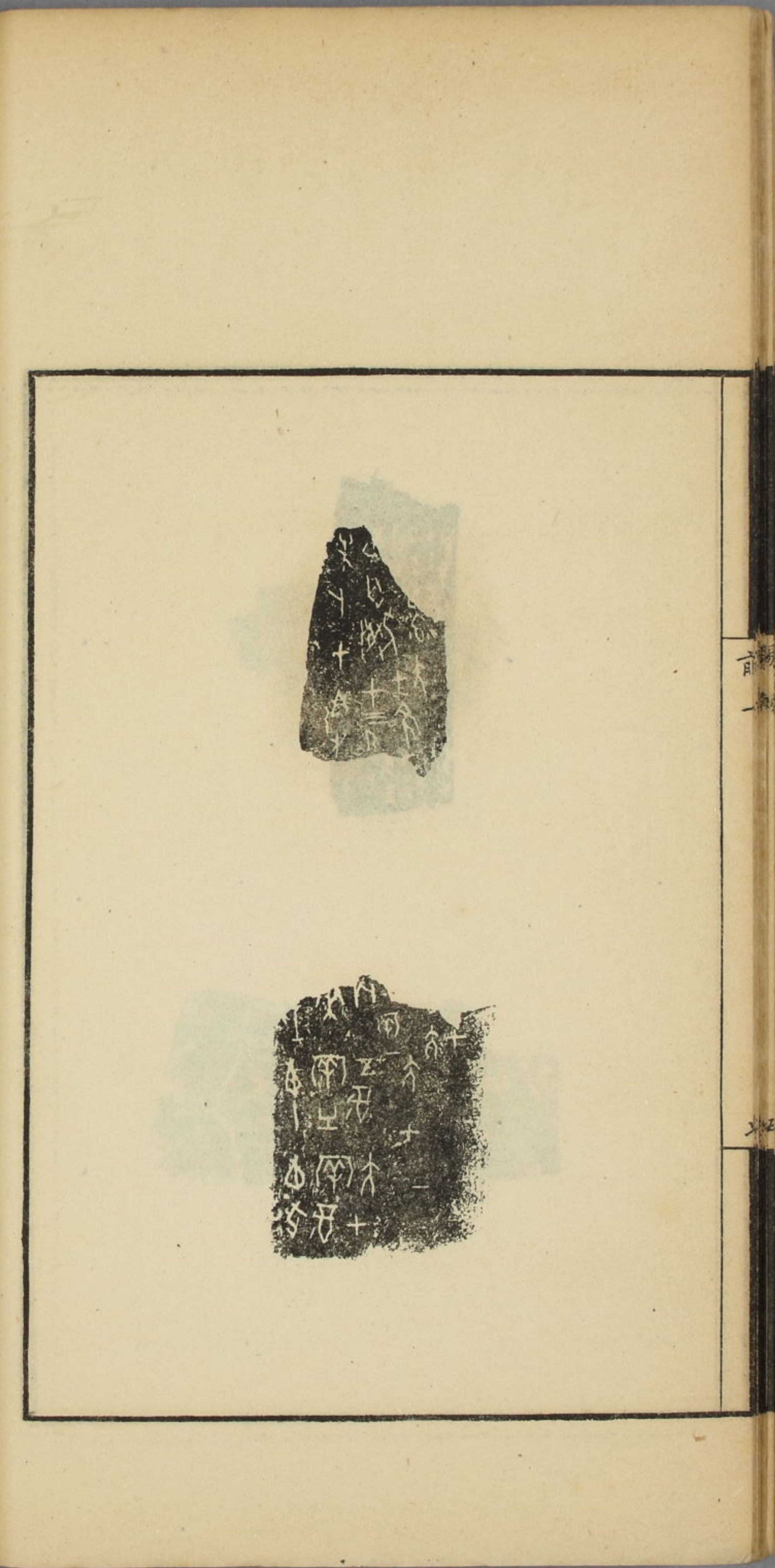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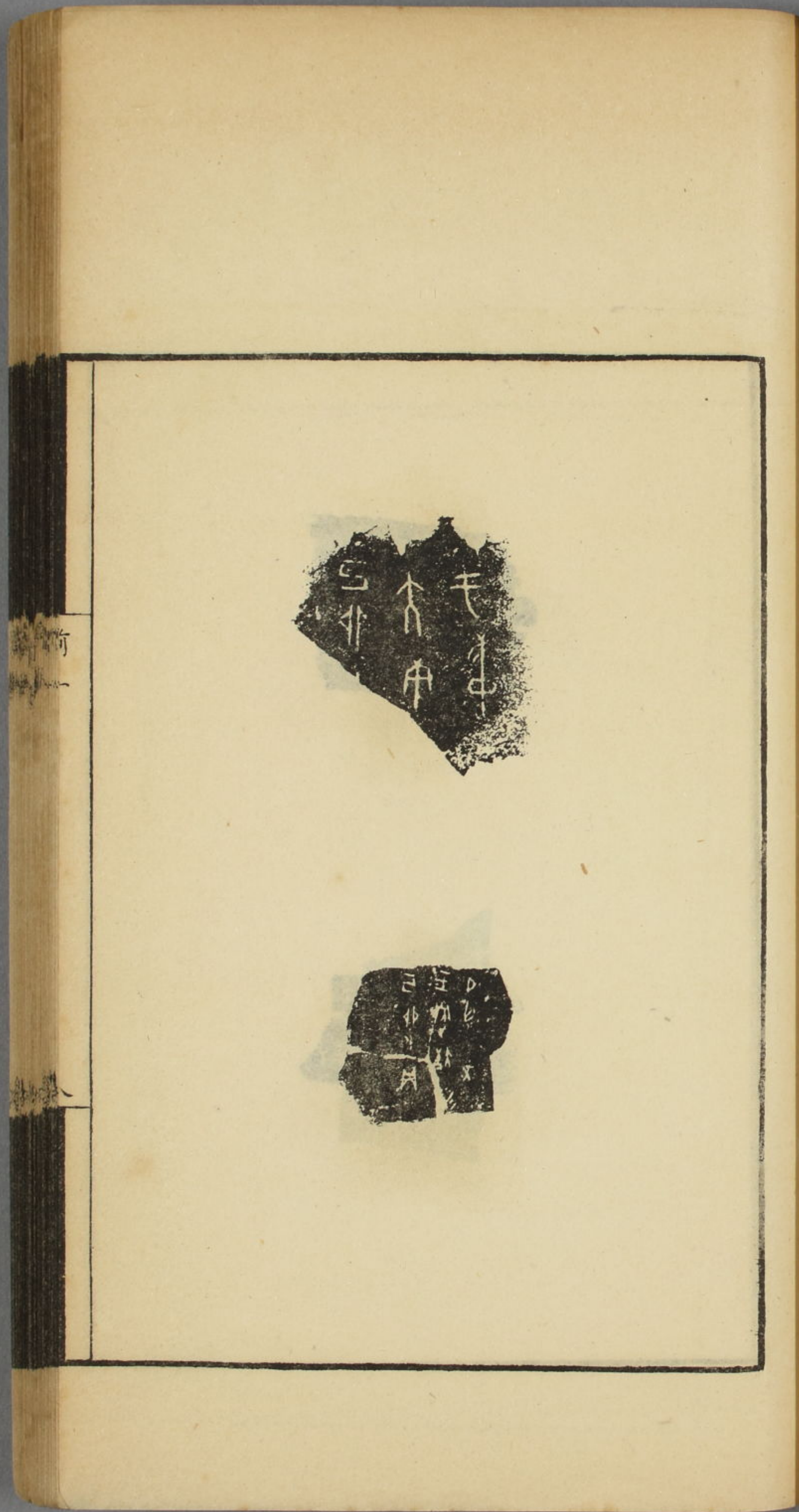
前
一

前
一

前
一

前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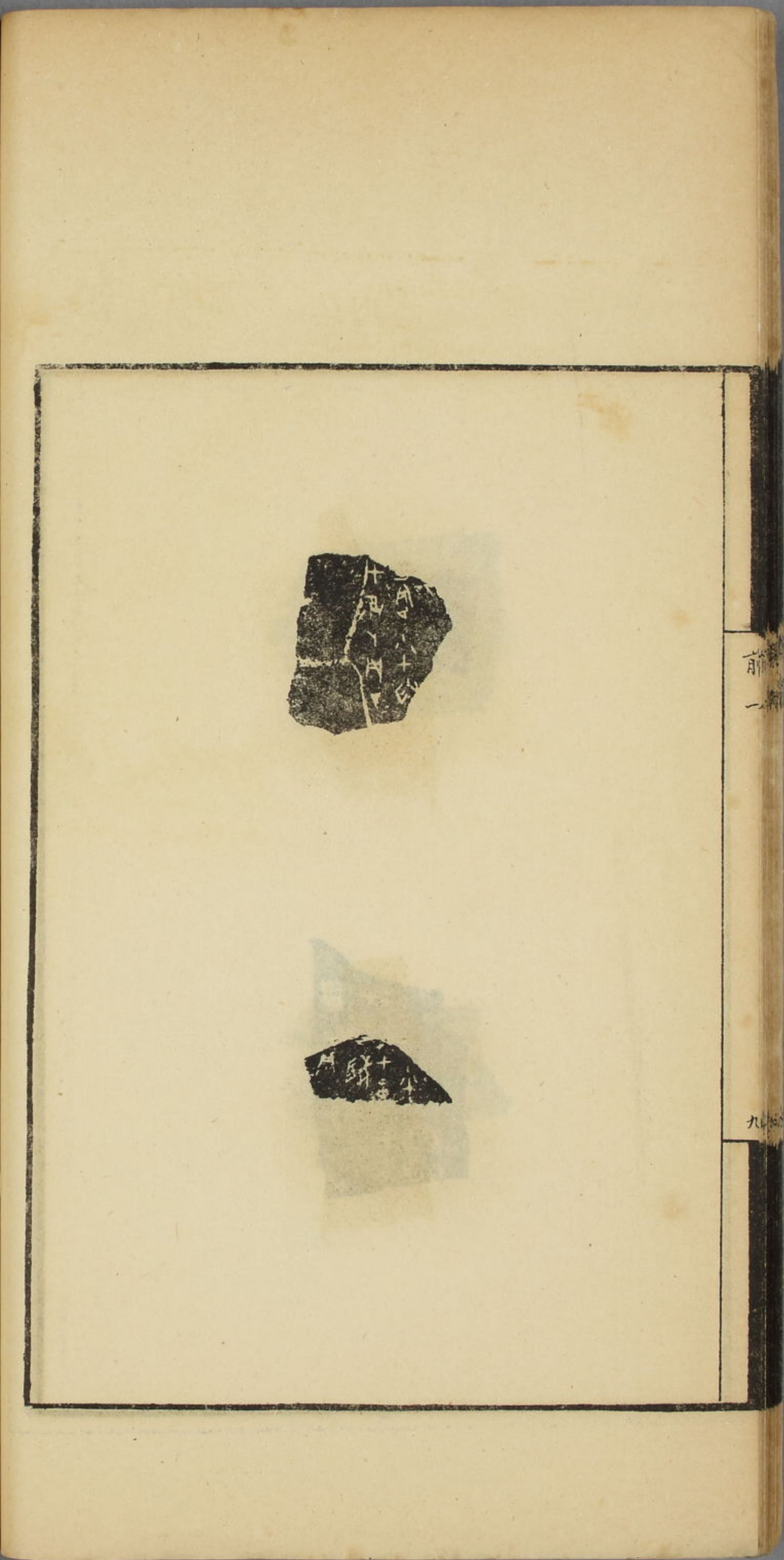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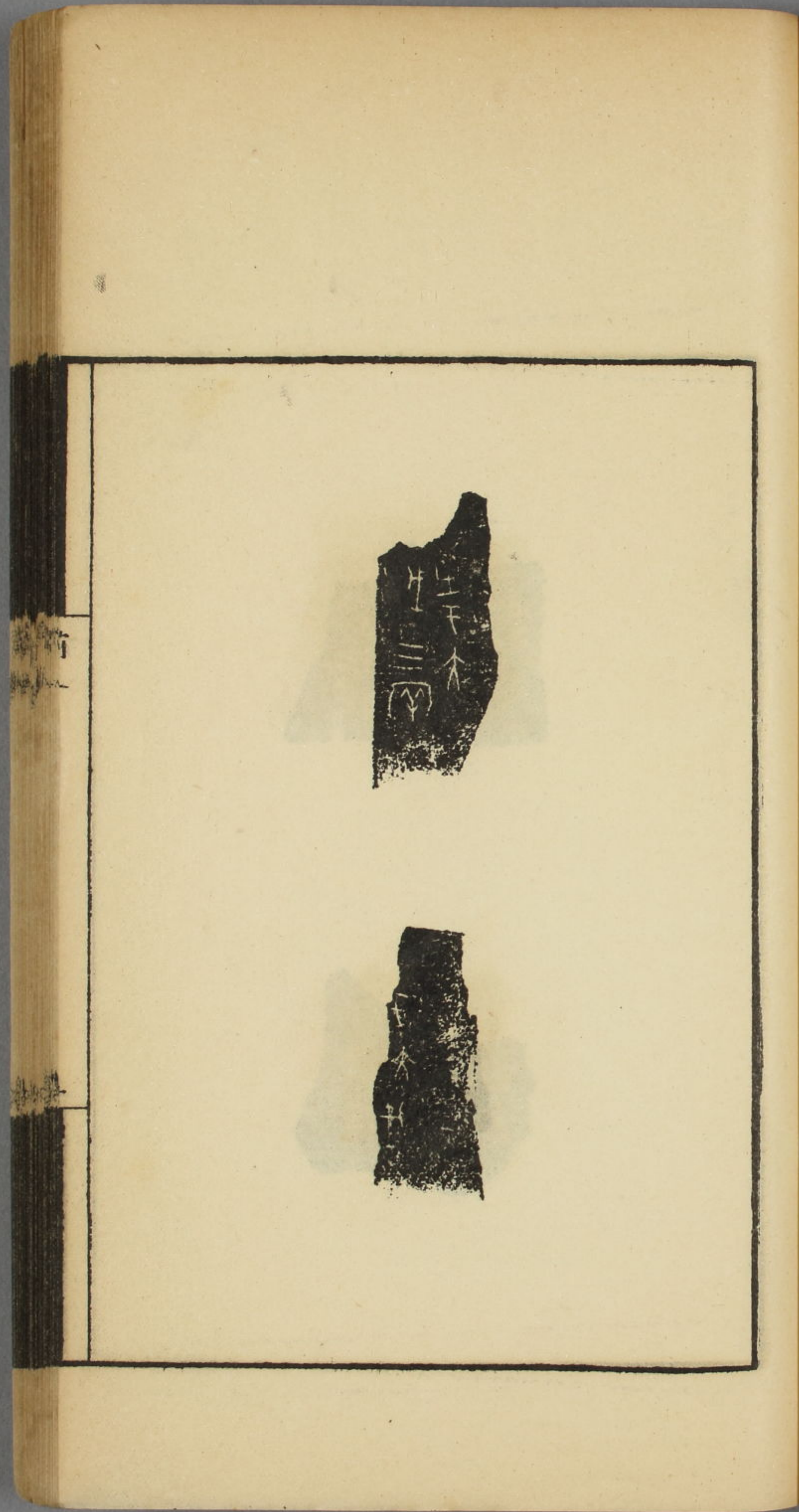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showing several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showing several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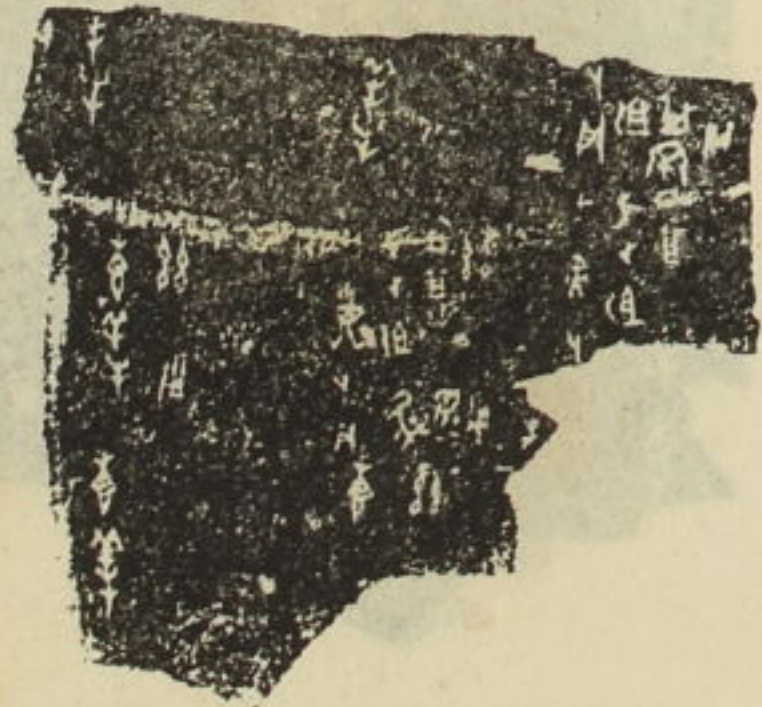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showing several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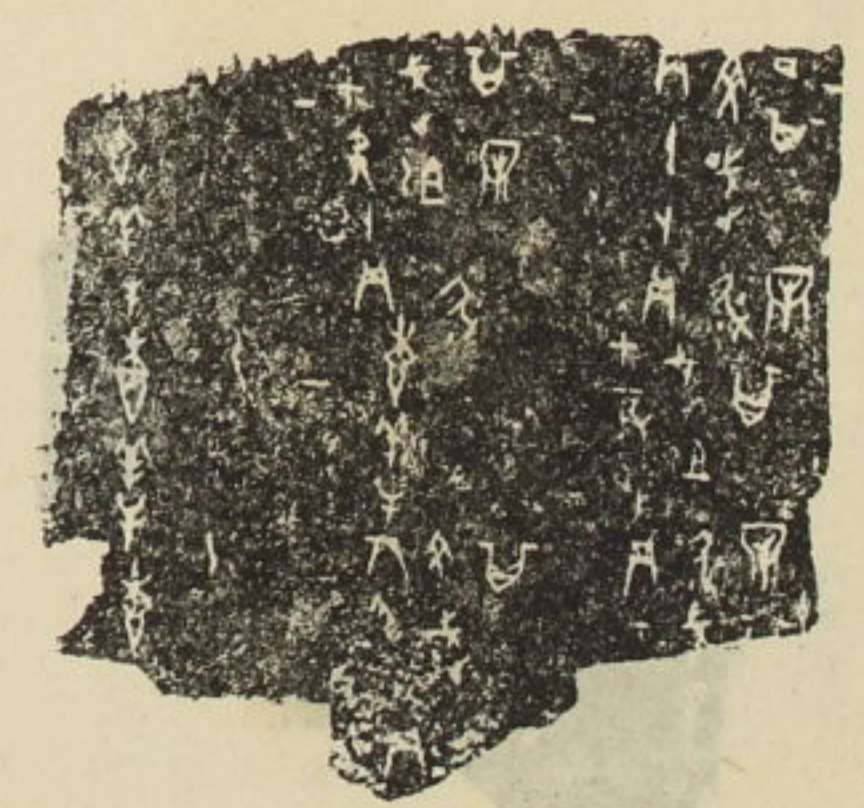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showing several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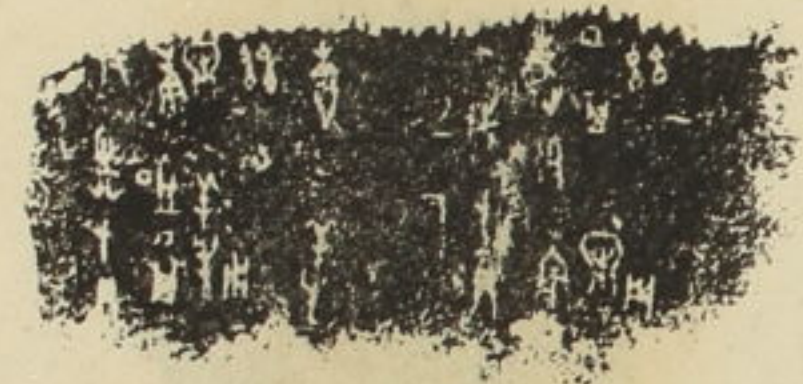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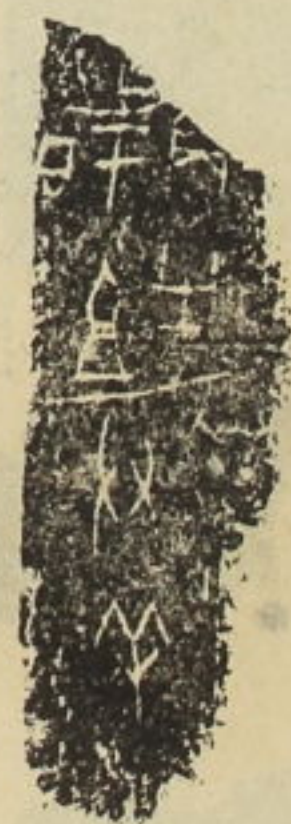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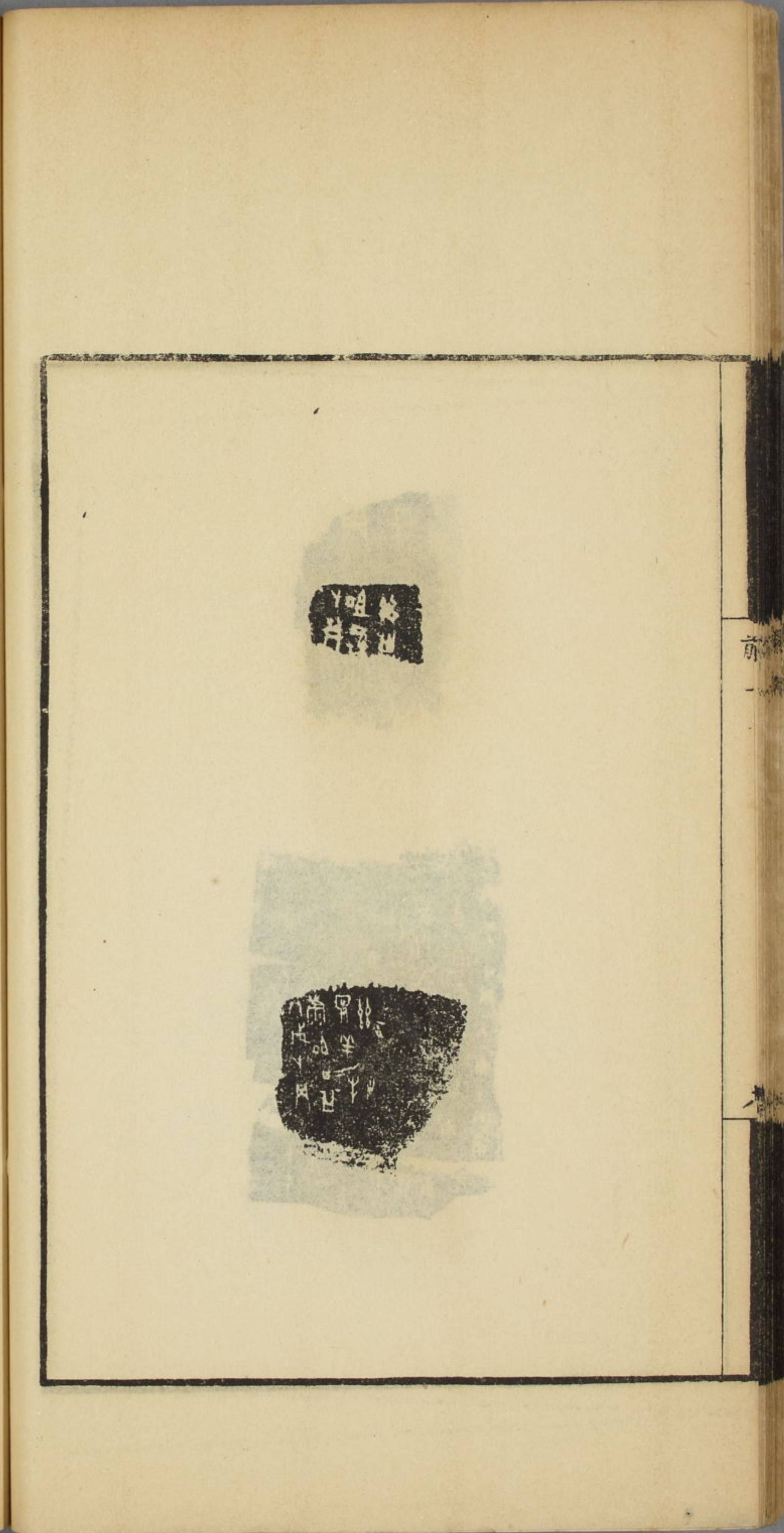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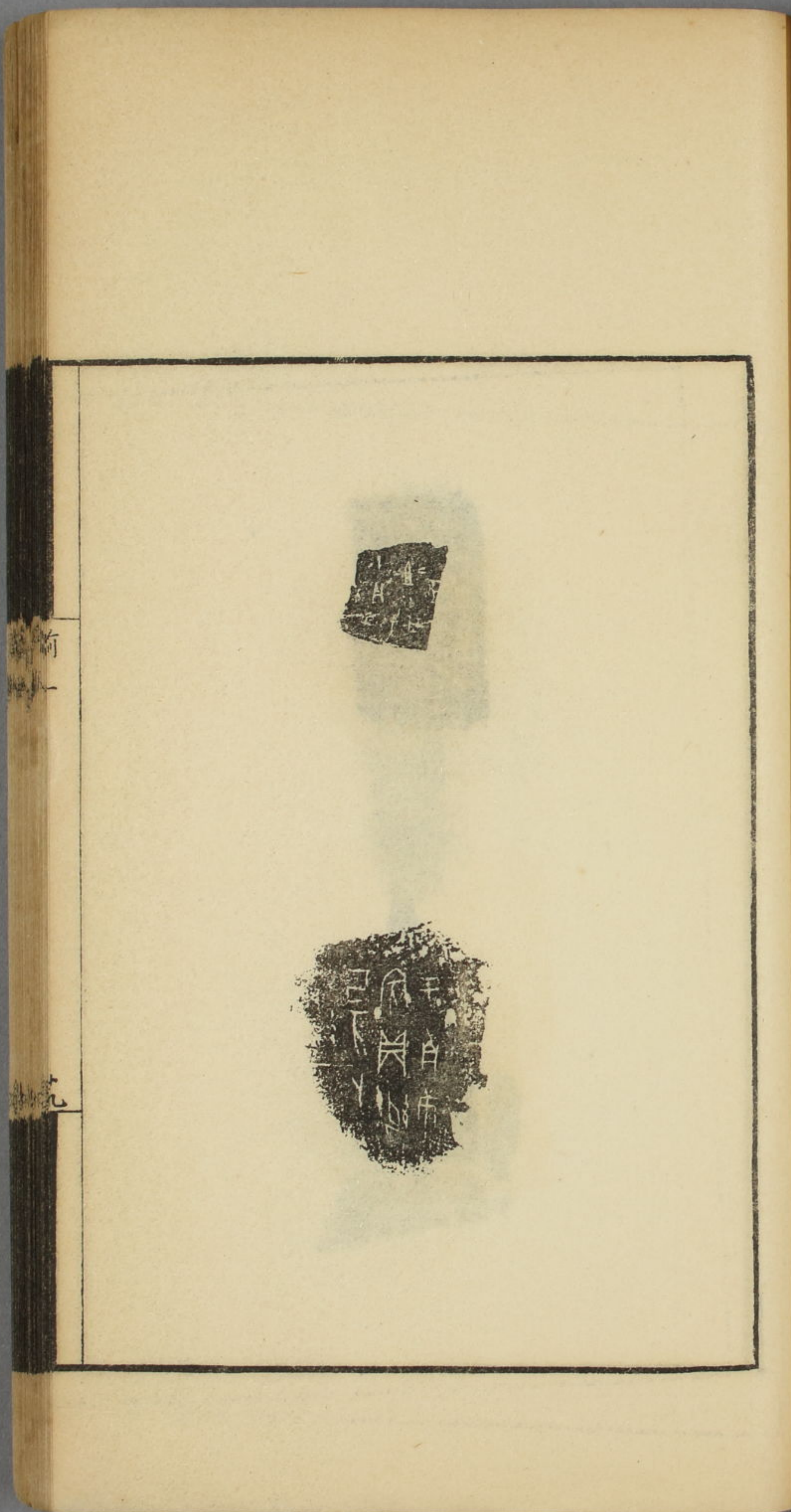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grid-like pattern,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calendar or administrative record.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horizontal line.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a rubbing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horizontal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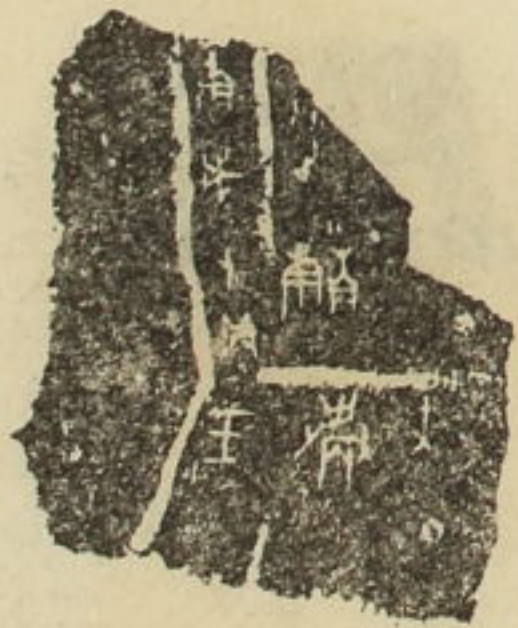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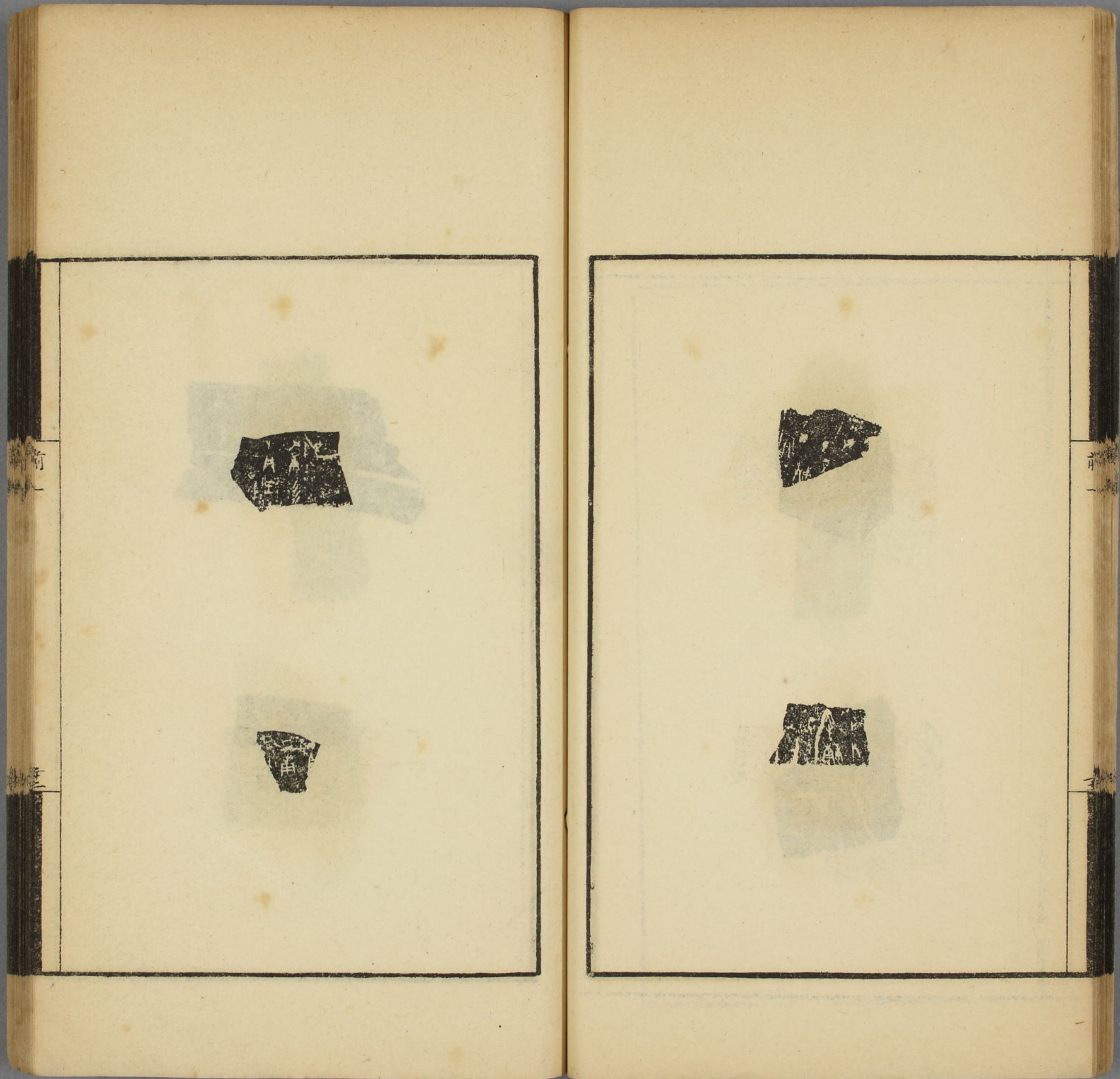
五
十
中
日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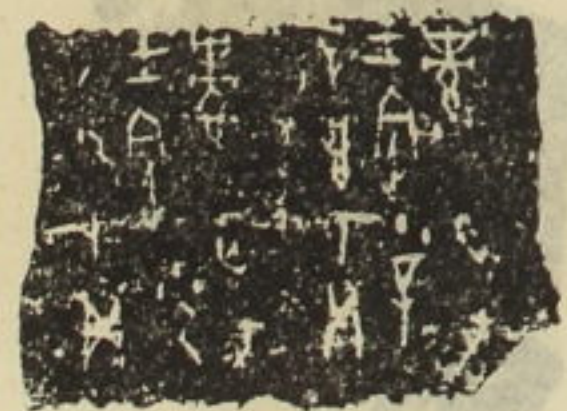
五
十
中
日
月

五
十
中
日
月

五
十
中
日
月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in seal script, showing characters such as 日 (sun) and 月 (moon).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in seal script, showing characters such as 子 (child) and 女 (woman).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in seal script, showing characters such as 日 (sun) and 月 (moon).

Frag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xt, likely in seal script, showing characters such as 子 (child) and 女 (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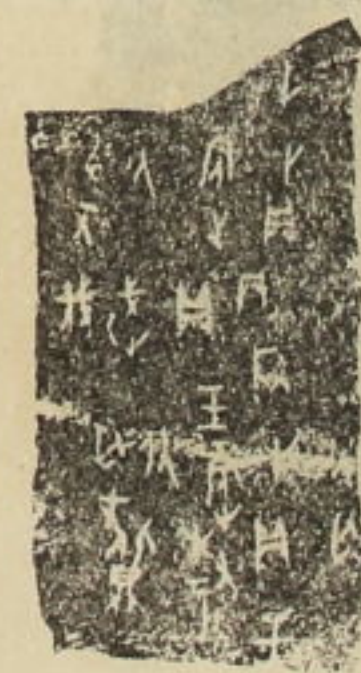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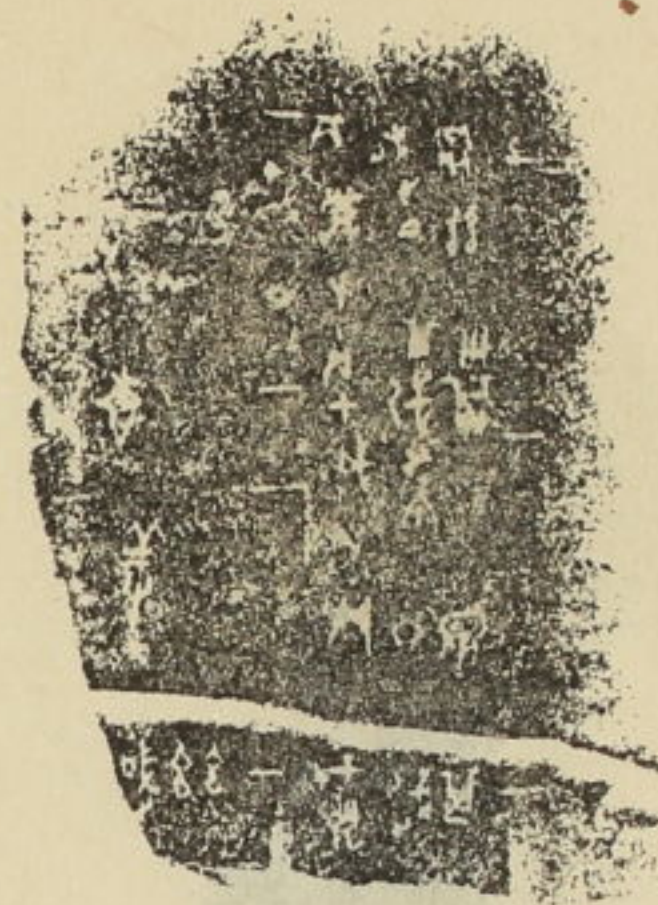


前
一

元

前
一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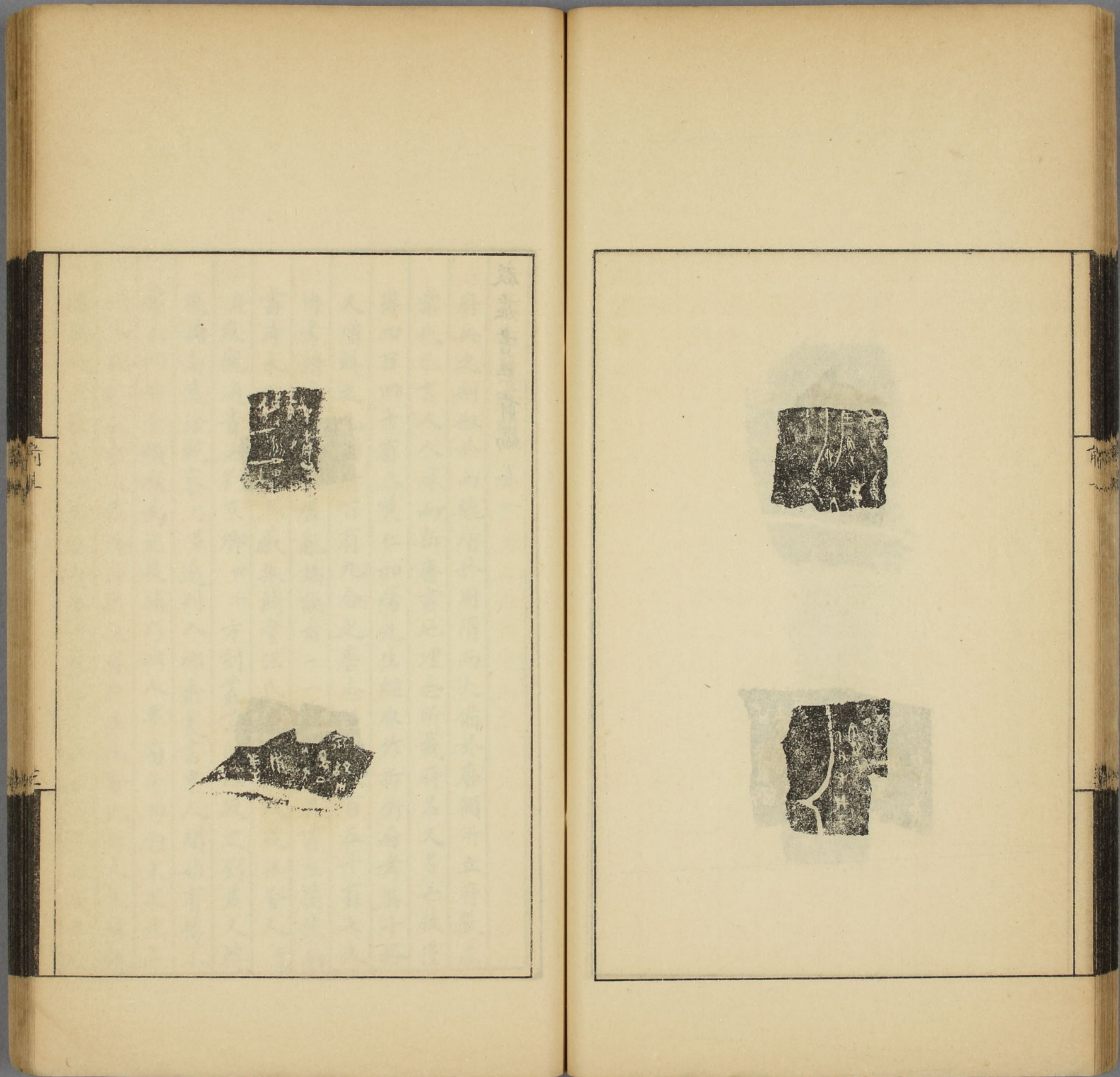


前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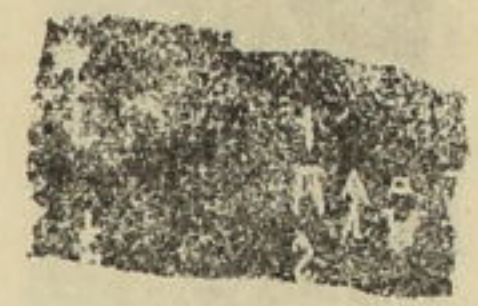
三

前
一

三



殷虛書契前編卷一



各折衝府考補

府兵之制初於西魏增於周隋而大備於唐顧所立府數在當代已言人人殊而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府名又多亡佚僅得四百四十有八曩仁和勞先生經原作折衝府考其子格又增輯之凡補府百有九合之唐志得府五百五十有七又博考諸書於志之孱亂譌誤者一一是正之其書至精核而當時未及刊行其本藏振綺堂汪氏光緒戊戌從汪舍人康年段觀適貴池劉京卿_{世珩}方刻叢書因以授之劉君又轉授諸南陵徐觀察乃昌遂列入郵齋叢書中間始有傳本當未刊時予頗擬為之校補乃以人事匆午勿未果比年以來每於石刻及隋唐兵符見有府名為勞氏所未及者輒補錄之又唐志所載諸府勞氏考注未詳者劉覽所及亦隨

時記於書眉久之遂補府二十有四正唐志羣論二補勞注三十有二沿勞氏書例別紙錄為唐折衝府考補一卷而附以予所藏隋唐府兵符拓本以備參考宣統紀元冬上虞羅振玉

關內道

京兆府

相原

唐志誤羣入華州勞氏改正

隋鷹揚府虎符

嘉興竹里張氏藏今不知歸誰氏

有右禦衛相原府是此府

乃承隋之舊又龍門有唐相原府校尉王實為亡父造觀音象記

咸陽今補

唐楊智積墓誌以功授上柱國除咸陽府長上果毅業咸陽

屬京兆府則此府亦當隸京兆

天齊今補

唐齊士員造象記有天齊府耕律環又唐朱遠墓誌嗣子護任三原縣天齊府左果毅

頻陽今補

齊士員造象記有頻陽府關文瓚案晉及後魏皆有頻陽縣屬雍州馮翊郡則此府必隸京兆

王保今補

齊士員造象記有王保府折衝都尉趙伽

懷信今補

齊士員造象記有懷信府果毅都尉孤範

長豐今補

齊士員造象記有長豐府折衝王口感案以上三府未知何所隸然此記載府名五其二皆隸京兆疑此三府亦京兆屬姑附此俟考

同州

太州 唐志

唐大雲寺彌勒重閣碑前大州府兵曹參軍趙嘉賓 此據山右石刻

叢編錄之王匡中無此碑大州碑作大州未知為校錄者之譌抑志誤俟求石本證之

溫湯 唐志

勞氏云京兆已有溫湯州案隋虎符有右屯衛溫陽府唐志兩溫湯必有一為溫陽之譌

鳳翔府

洛邑 唐志

唐王脩福墓誌轉歧州洛邑府果毅案歧州天寶元年改鳳翔誌在開元九年故仍稱歧州

邠州

良社 唐志

唐孔公浮圖功德銘曾祖唐朝訖 即邠州良社府折衝都尉

蜂川 唐志

唐焦瓘墓誌署守邠州蜂川府長史

舜城 唐志

偽燕段公夫人常氏墓誌夫人即唐朝邠州舜城府折衝北庭副使仁師之曾孫

涇州

四門 唐志

唐蔡崇敏墓誌嗣子涇州四門府別將賜上護軍庭蒨又唐
劉明德墓誌署左武衛涇州四門府折衝都尉是四門府隸
左武衛

慶州

永業 唐志

唐王脩福墓誌授慶州永業府右果毅

鄜州

安昌 勞補

隋虎符有左禦衛安昌府是安昌亦承隋之舊

丹州

長松 唐志

唐崔萼墓誌父志丹州長松府折衝又唐陰處士公修功德

記皇考諱伯倫游擊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又孔公
浮圖功德銘祖諱崇雲丹州長從府折衝都尉長從殆長松
之謚

延州

宜戎 唐志

唐大雲寺彌勒重閣碑守宜戎府兵曹參軍趙仁最

會州

黃石 今補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長子會州黃石府別將賜緋魚袋光歸
又唐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皇祖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
衝都尉諱奉珍

綏州

義合 唐志

唐劉漢潤妻楊氏墓誌曾祖待賓皇昭武校尉守綏州義合府折衝又宇文琬墓誌祖措皇綏州義合府左果毅

河南道

河南府

洛汭 唐志

唐呂文情墓誌解褐守左威衛河南府洛汭府兵曹參軍又龍門有左豹韜衛洛汭府長史李容師造阿彌陀象謂此府隸左豹韜與呂誌不合俟考

伊川 唐志

端午橋尚書 方藏洛州伊川府隊副張仁廓為父造象

金谷 唐志

唐韋敬辯智城碑署膠州大首領左玉鈐衛金谷府長上左果毅都尉是金谷府隸左玉鈐衛

轘轅 唐志誤作軒轅勞正

勞氏引漁陽郡李氏造龕銘有轘轅府折衝都尉口口案此銘乃前豫州司功參軍王有口為考明威將軍及妣漁陽郡君李造龕象非李氏造龕銘又銘載考明威將軍守右武侯轘轅府折衝口口是轘轅府隸右武侯

汝州

梁川 唐志

唐張石墓誌授汝州梁川府折衝都尉

陝州

上陽 唐志

唐在粵墓誌署右領軍衛陝州上陽府折衝是上陽隸右領軍

河東道

絳州

新田唐志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季子絳州新田府折衝賜紫金魚袋上

柱國光暉

太原府

志節唐志

唐段會墓誌以功拜至節車騎將軍

長祚今補

唐李良金墓誌大父亨絳州長祚府折衝案唐志絳州有長

社府疑即長社之為著之侯考

西河今補

唐毛爽墓誌高曾祖道先任降郡西河府長史案絳州天寶

元年改絳郡誌之降郡乃絳郡之為

慈州

右威吉安唐志彙入同州今改

唐俱海墓誌仲子文誼昭武校尉前守右威衛吉安府折衝

都尉案唐志同州下有吉安府而慈州無之當據誌正之

汾州

介休唐志

唐王士林墓誌曾門諱譽皇任汾州介休府折衝都尉

沁州

左威衛 延傷 今補

唐楊弘慶墓誌署守左威衛沁州延傷府別將索勞氏補遺據陳子昂祭孫府君文補延俊府不知隸何道以文中有聲雄塞上名重關中語遂疑當屬幽州玉疑延俊即延傷又唐志沁州有延雙疑亦由延傷傳寫之謬

翔州

左尚德衛 勞補

唐王景詮墓誌守翔州尚德府左果毅都尉賜緋魚袋太原王府君不祿又唐劉士弘墓誌署義昌軍故衙前將守衛翔州尚德府別又唐璩崇眉墓誌嗣子翼翔州尚德府果毅石井 今補

唐王士林墓誌大門諱儼皇任翔州石井府左果毅都尉

河北道

易州

安義 唐志

宣霧山有唐易州安義府右別將王世雄造象

幽州

良社 唐志

勞氏引舊書張守珪傳以功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良社作良社王紫邠州已有良社則此似應從志作良社殆舊史守珪傳誤也

山南道

梁州

廉讓 今補

偽周陳叔度墓誌祖文瑞唐任梁州廉讓府驃騎將軍業自
周至唐初諸衛每衛皆設驃騎將軍左右車騎將軍以統治
諸府未聞每府設驃騎將軍殆誌誤

隴右道

蘭州

金城唐志

唐龜符

吳縣吳
比歲

有鷹揚衛金城府

廣武唐志

唐高承金墓誌有子懷彬蘭州廣武府果毅

岷州

臨洮唐志

廣西州圖經張芝墨池條有壯武將軍行右屯衛岷州臨洮

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張燕客是臨洮隸右屯衛

瓜州

大黃唐志

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祖操皇大黃府鎮將

安西都護府

玉鈐
衛蒲昌今補

唐沙州圖經有游擊將軍守玉鈐衛西州蒲昌府折衝都尉

攝本衛中郎將充于闐錄守使燉煌郡開國公張懷福

岸頭今補

沙州圖經有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上柱國

張懷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頭府左果毅都尉攝本府折衝

充墨離軍子將張履古

府補

淮南道

和州

和川今補

唐魚符

筠清館金石文字

有右武衛和川府案此府不知何屬唐志

載和州府一曰新川考唐羈縻隴右道直州有新川縣和州

似不應遠取以為府名新川或是和川之譌存疑於此以俟

考

嶺南道

廣州

綏南唐志

唐王公夫人費氏墓誌署前廣州綏南府別將

桂州

淮南今補

唐程知節碑有子明威將軍桂州淮南府折衝處嗣等

附未知隸何道諸府

潞川勞補

唐安令節墓誌祖贍皇唐左衛潞川府左果毅

右衛從善今補

唐劉公綽墓誌轉右衛從善府校尉

右領軍八諫今補

唐郭馮德墓誌以天授二年六月授右領軍衛八諫府隊副

居義今補

唐楊智積墓誌父神通居義府果毅

右驍高平今補

府補

唐陰處士公修功德記皇祖諱庭試唐朝右驍衛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

右衛嘉山今補

偽燕宋文博墓誌府君唐授游擊將軍右衛嘉山府果毅

右衛弘濟今補

洛陽賓陽洞有垂拱二年前右威衛弘濟府長上折衝蘇文

達造象

左衛翔波今補

唐段會墓誌久之拜左驍衛翔波府折衝都尉

右領軍道渠今補

唐魚符吳縣吳比威有右領軍衛道渠府

附隋兵府

右衛永昌

隋虎符有右禦衛永昌府

右衛美政

隋虎符有右禦衛美政府

右衛天井

隋虎符有右翊衛天井府

右衛石橋

隋虎符有右翊衛石橋府

右衛白松

隋虎符有右武衛白松府

右衛清湖

隋虎符有右屯衛清湖府案唐鄧恢墓誌父靈隋清湖府校

尉不知清胡乃清湖之謠否玉無鄧志此據山右石刻叢編

右衛 濟陰

隋虎符有右驍衛濟陰府

左屯 赤城

隋虎符有左屯衛赤城府以上八府雖為隋名然唐之兵府多仍隋舊故附載之

唐折衝府考補

補遺

折衝府考補既寫定復得三則不及增入因別紙補附宣統三年正月上虞羅振玉

河東道

絳州

同鄉 唐志今正

唐朱遠墓誌俄而擢拜絳州同鄉府果毅當即唐志之桐鄉

山南道

房州

至成 今補

唐呂君夫人張須摩墓誌祖任房州至成府果毅案房州與均州接壤唐志載均州有府一曰至誠今以誌證之疑唐志

之至誠乃至成之譌又誤房州為均州
未知何隸

麗山 今補

涇陽端午橋制軍方藏唐梁君妻李氏墓誌梁君結銜為唐

故麗山府果毅都尉案唐志不載麗山府惟勞考據楊盈川

集梁待賓神道碑 父贊隋左千牛備身 補麗山不知麗山即

驪山否 此誌朱書頗不易辨茲據詞齋藏石記作麗或誌本作驪亦未可知異日當就原碑詳審之

補遺

隋唐兵符圖錄目錄

上虞羅振玉

隋相原府虎符

隋溫陽府虎符

隋安昌府虎符

隋永昌府虎符

隋美政府虎符

隋天井府虎符

隋石橋府虎符

隋白松府虎符

隋清湖府虎符

隋濟陰府虎符

隋赤城府虎符

唐金城府龜符

唐和川府魚符

唐道渠府魚符

唐右清道率府魚符

唐左武衛將軍玉魚符

唐神策軍魚符

唐凝霄門魚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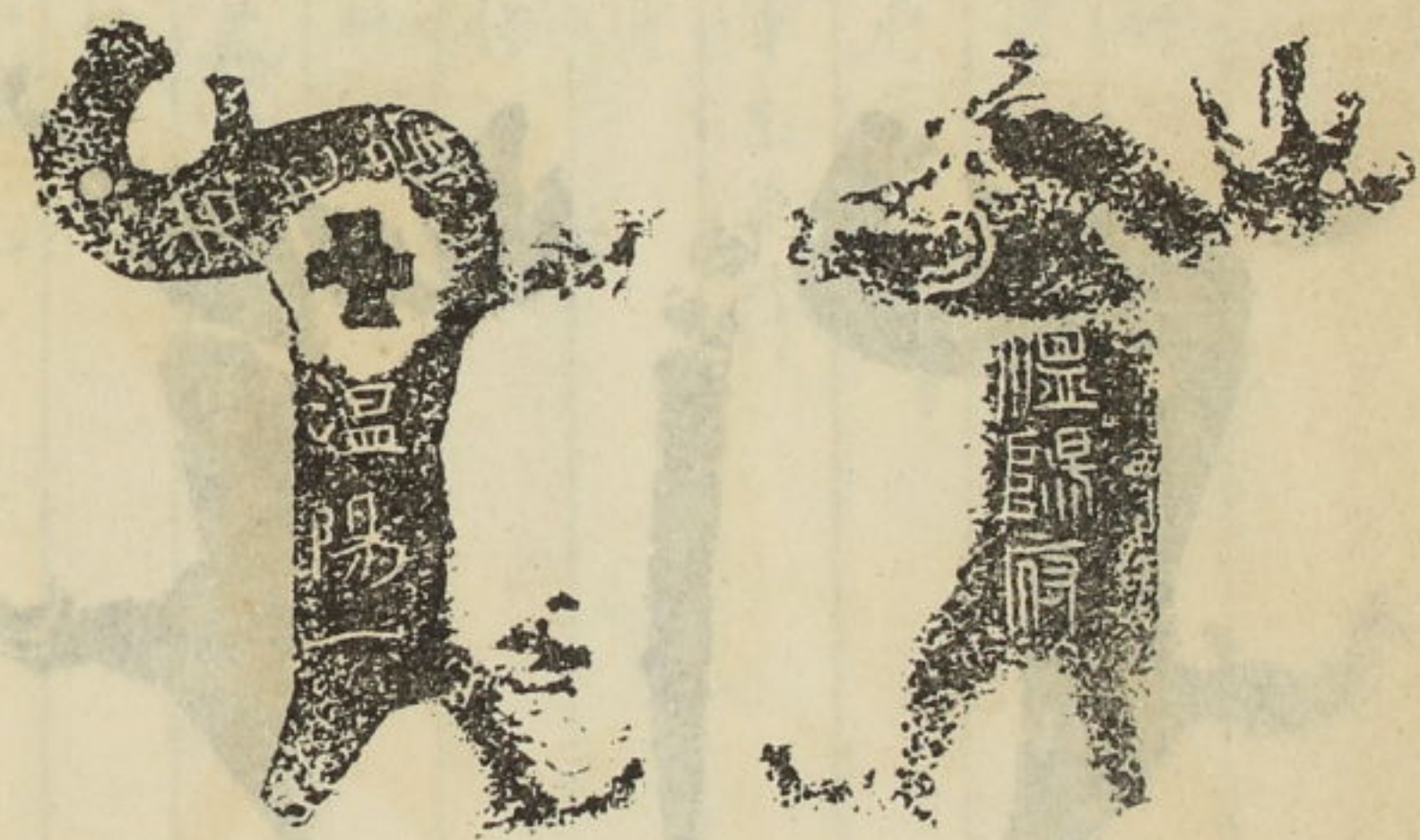
唐嘉德門魚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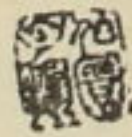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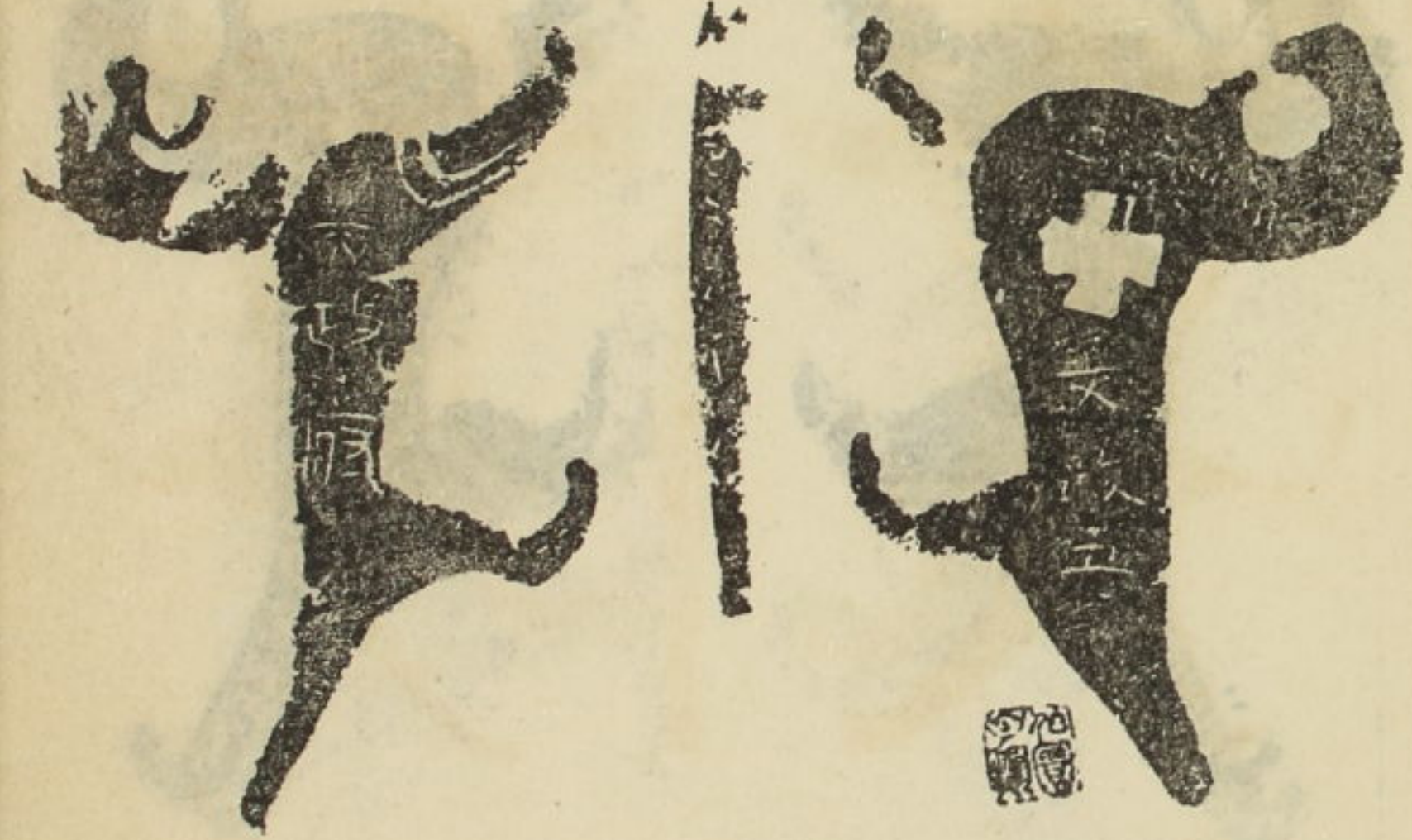
唐雲麾將軍龜符

唐龍武軍龜符

唐鷹揚衛左紫輝龜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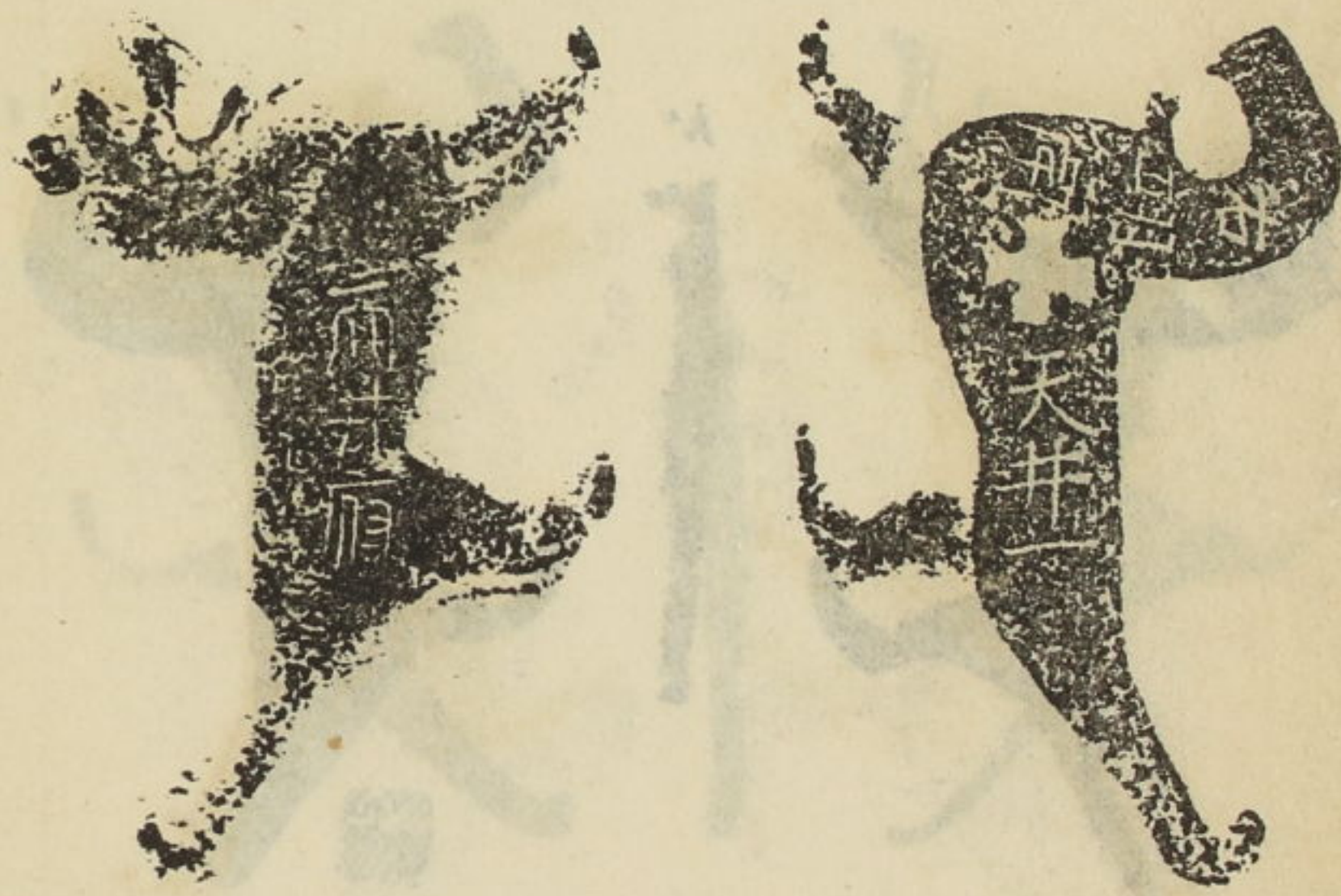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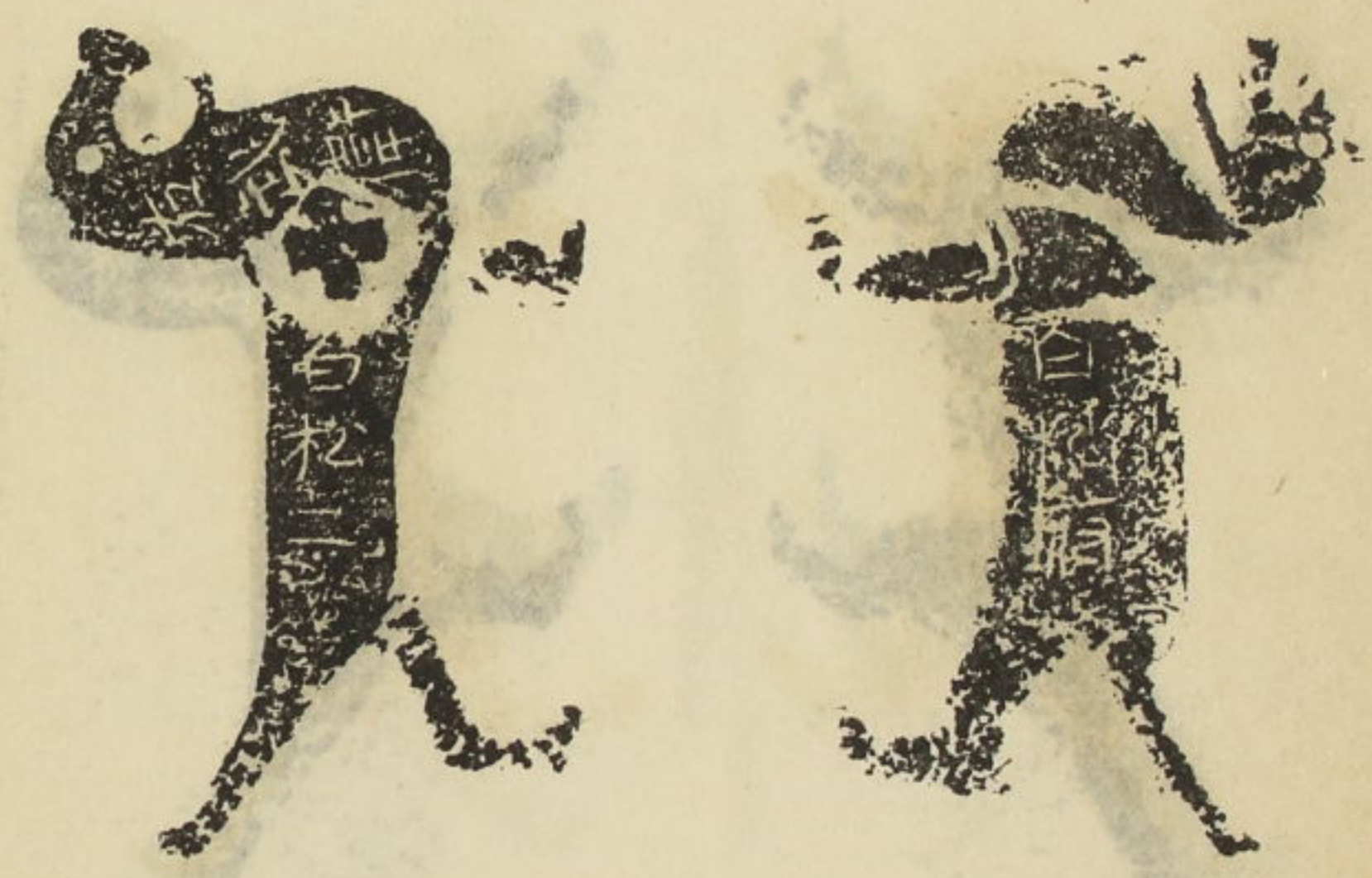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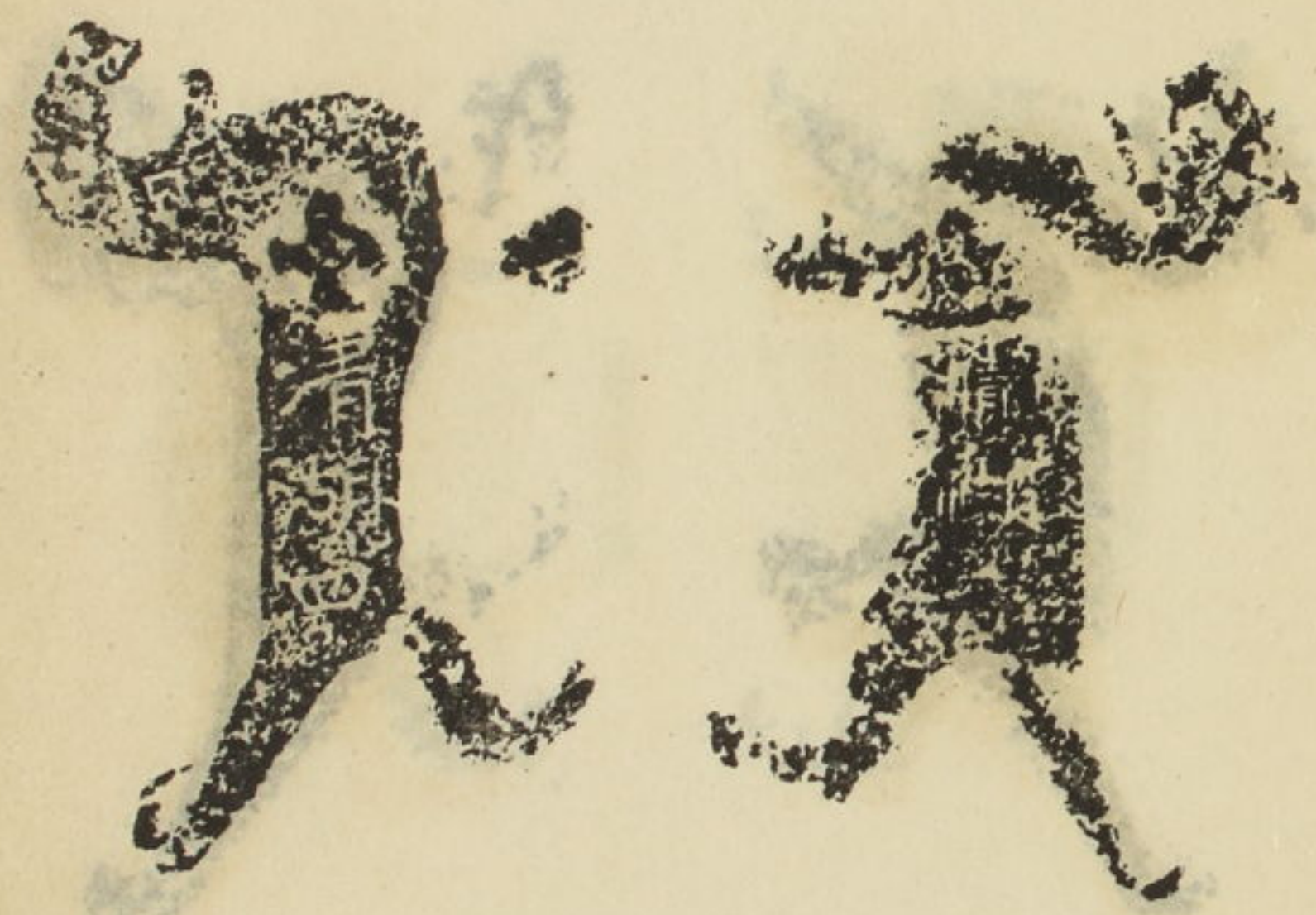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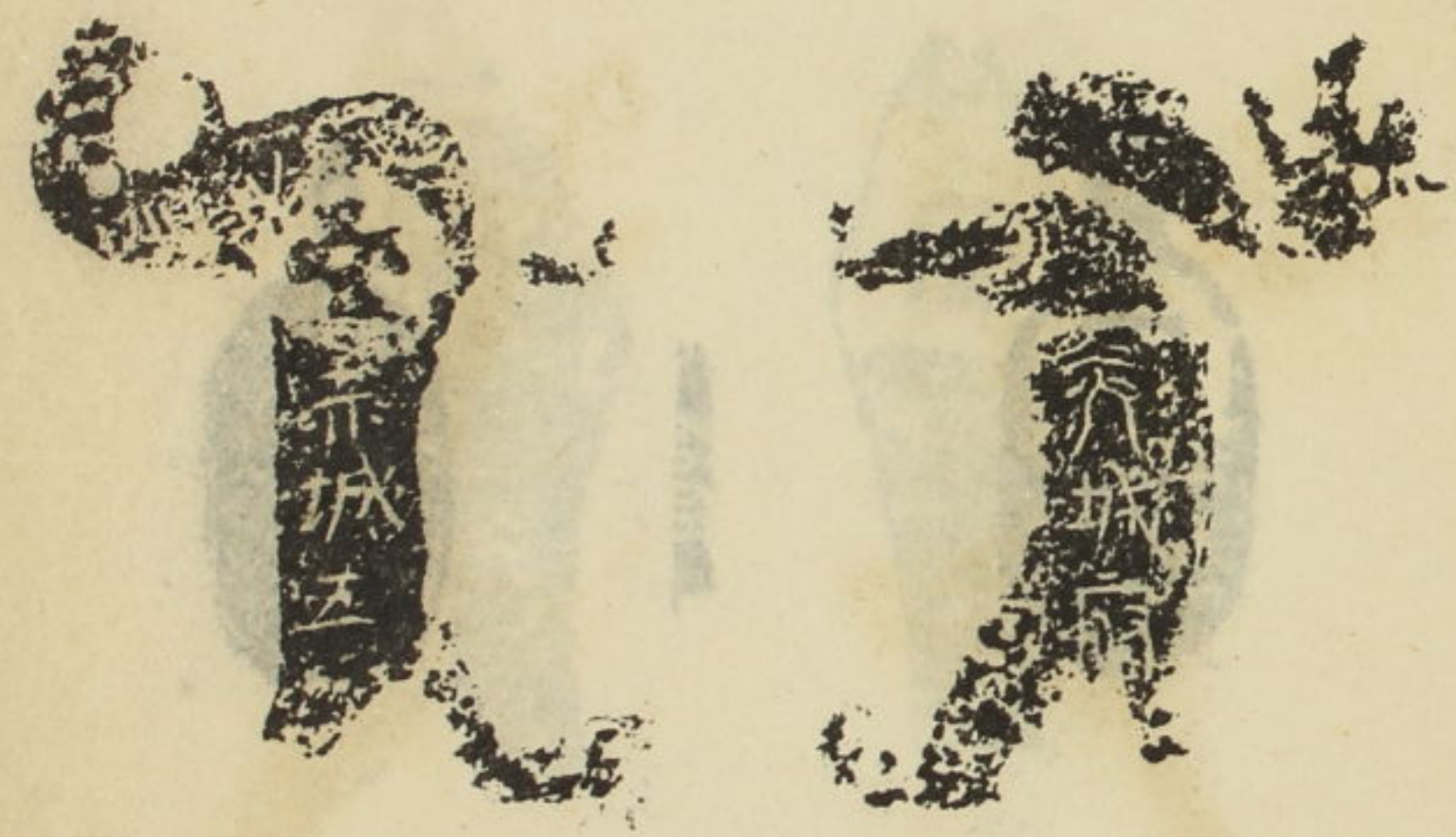


待
珠



命
美





子



符



子



子



右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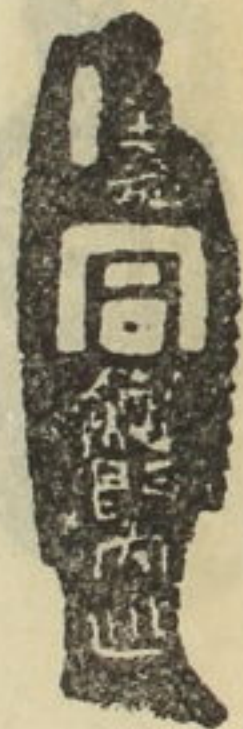
右

九



符
號

符
號





Small vertical inscription between the two seals on the left page.



Small vertical inscriptio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Small vertical inscriptio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ower down.

藝風堂題跋

浙本沈文起兩漢書疏證跋

江陰繆荃孫

吳縣沈文起學博撰兩漢書疏證自序云先撰後漢書疏證成
 三十四卷繼撰漢書疏證成三十六卷而地理志尚缺案三十
 十六卷共七十卷集中上潘副河書則云七十四卷文起未能刻身後手稿入郝秦峰宜
 稼堂後為莫偲老借去歸於馮景亭中允所今案宜稼堂書目
 云漢書疑證十二本莫友之借去
 八本非完書後漢書疏證十二本漢書疏
 證人物表二本范石湖集註一本左傳補注二本王荆公詩注
 二本蘇文忠集補注一本水經注補注二本均為莫友之
 借去未還文起
 自序見集中漢書後漢書水經注三序名之曰疏證春秋左傳
 三國志二序曰補注王荆公全集序曰注蘇韓則無今左傳補



Vertical text between the two seals, likely a date or a small inscription.



注范集注刻於功順堂韓蘇二集補注均刻於粵雅官局光緒
己卯登孫在京師長沙王師借陳培之戶部藏本錄副囑為校
字亦錄副焉前漢八冊後漢紀傳十一卷地理十八卷丁脩甫
中翰假去刻於杭州官局刻成寄初印書並書底寄回東之高
閣久不省視頃島田彥楨寄宜稼堂書目方悉蒙本之源流再
檢閱刻本錯訛不可究詰至顯者全書書名刻魚尾下而獨卷
十七至十九忽刻於魚尾上校理者熟視無睹不改正何也
至怪者後漢郡國志廿六卷張掖居延屬國下忽插入前漢藝
文志一卷署為廿七卷不檢後漢書焉得有藝文志又前漢已
刻八廿六卷而廿八上黨郡與廿六卷直接並未遺落何以橫
添入此重出之卷殊不可解

宋太宗實錄跋

宋太宗實錄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及七
十九八十共八卷李申耆先生寫寄粵東吳石華蘭修曾勉士
到從而傳鈔徐星伯先生以書索之石華石華即以此本寄京
後有曹吳兩跋石華并索星伯所撰宋會要沿革一冊為報未
知星伯寫寄與否同治初年徐書散出歸韓小亭觀察由韓歸
鄭盦師今歸式之比部比部跋云藝芸書日有十二卷為三十
一之三十五四十一之四十五七十七七十八與此不同自是
兩本藝芸所收悉出土禮後歸海源閣持靜齋為多而檢楊丁
兩目無之殆已不可蹤跡設仍在天壤間將兩本合刊得二十
卷已有原書四分之一豈非幸事登孫檢張氏瞿氏書目所藏
亦只此八卷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某初對某某復對某某一
條瞿跋并云出自黃堯圃疑李申耆亦從張氏錄出似只此一

本然考錢辛獨跋明云十二卷與汪目合所云李從善諸條不見此本其為兩本無疑

太宗實錄八十卷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監修不隸史局若水即引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為佐咸平元年書成上於朝起即位至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廿二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不食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雁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呂端雖為監修而未嘗詎句書成不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為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眾世人不能奪又傳億子取張洎女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若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邵齋讀書志

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上之九月而畢人難其速同修撰者給事中濟陰柴成務寶臣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正儀直集賢院建安楊億大年案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直齋書錄

原八十卷今存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卷七十九八十共八卷晁公武曰楊億娶張洎女不終故洎傳多醜辭洎傳適在卷中如曰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又曰尤險波好攻人之短又曰善事黃門宦官又曰性鄙吝又曰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誠為醜詆流議之來有由致也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

某初對某某覆對某某一條

愛日精廬藏書志

宋錢若水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同撰見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原書八十卷今存卷第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

卷七十九至八十共八卷億本傳云實錄凡八十篇億獨草
五十六卷則此本多其筆也卷末有書寫人及初對覆對姓
名宋諱皆闕筆郡中黃氏得南宋時館閣鈔本此從之傳錄

鐵琴銅劍
樓書目

右太宗實錄殘本卷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七十六七十
九八十九凡八卷原本八十卷錢若水等修李燾通鑑長編太
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太一宮成注云實錄於明年八月丙申
始書太一宮成今案此本實在八年十一月與長編注所引
不合長編注往往引實錄別本彼所傳豈出於別本而偶有
脫文歟抑此為別本歟嘉定錢氏跋蘇州黃堯圃藏本云十
二卷此本僅八卷不知異同何如當借校之道光丁亥九月
月曾釗記

右太宗實錄殘本八卷李中書明府寫以寄余勉士從余轉
鈔者徐星伯舍人以書索之不及別寫即以勉士此本奉寄
俟他日補寫還之愛書成癖亦文字一場公案也願舍人以
宋會要沿革一冊報之即以此為引王之傳矣道光癸巳九
月望日吳蘭修記

宋太宗實錄八十卷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撰今吳門黃孝廉
堯圃所藏厘十二卷且有脫葉每卷末葉有書寫人及初對
復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有闕筆即慎敦齋
鈔諸字亦然予決為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理宗
朝也其中與宋史互異如李從善偽封鄭王鄭作鄧年四十
八作五十蘇易簡妻弟崔範作妻兄劉過滄州清池人作淳
陽漢州刺史漢作溪蔚州防禦使蔚作營北州團練使洮作

應劉庭讓浩州團練使浩作浯陳從信年七十三作七十二
皆當以實錄為正劉庭讓避太宗諱改名宋史闕而不書亦
當依實錄增入潛研堂集卷廿八
是編與長編相核互有詳略惟長編太平興國止八年九年即
雍熙元年此書仍作太平興國九年卷二十八羣臣第三表僅
獲事私曹而登降下接宋琪為封禪大禮使葉長編不收表文
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表文恐長脫去一葉卷七十九詔
併三司為一以工部員外郎劉式專領之上面命式曰汝以一人當
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望是十月之事禮部侍郎蘇易簡
卒易簡嗜酒初入翰林日飲已半酣上嘗接見誠約深切又草
書勸酒戒酒二詩戒之是十二月之事又脫去一葉矣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跋

傳鈔本十將者劉錡岳飛李顯忠魏勝韓世忠張俊虞允文張
子蓋張宗顏吳玠也四庫入存目提要云劉岳李魏四傳開
禧二年表上後六傳未上核以宋史本傳此所採摭未為詳核
且抑世忠於勝顯忠後似亦未安子蓋宗顏戰功寥寥允文亦
僥倖不敗乃與諸人並數皆未免不倫荅孫玩請再四考章君
所撰止劉岳李魏四傳於開禧四年表上蓋中興諸將劉之聲
名止有順昌一役柘皋瓜步均未奏捷岳為秦姬記載削除野
史所傳不免過實李歸國後並無大功魏出義兵與中朝尤相
隔絕章君網羅舊聞表微蒐逸以備金匱石室之采不愧良史
坊間廣之為六將而有韓張再廣之為十將而有二張虞吳二
張事跡本少吳在西邊功業頗著何至寥寥兩葉索然寡生

氣如此哉標題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即明朝坊本之式提要
因此不收未免失于細考卷中訛衍字惜無別本校之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跋

孤兒籲天錄十六卷武陵楊山松忍古撰忍古為前明督師楊
嗣昌之長子為其父辨謗而作卷一起應司馬之謗卷二籌賊
籌餉之論卷三舉用總理之謗卷四星變陳言之謗卷五入直
廷諍之謗卷六賈莊殉難詞林贊畫首輔視師之謗卷七濟南
失陷之謗卷八邊烽解嚴之謗卷九調用屬員之謗卷十奉命
督師之論卷十一舉用左帥之論卷十二三襄襄剿局之論上
下卷十四入川剿局之論卷十五襄雒兩藩之謗卷十六死後
餘波之謗卷末先大父撫賊之謗所辨如幸存錄綏寇紀略延
綏志流寇志國權崇禎朝紀略諸書逐段節錄據武陵日麻奏

疏一一引證而極詆綏寇紀略武陵在明崇禎朝位兼將相剿
撫無成自不能不任其咎而流傳之口亦必有過甚之詞忍古
先有五案陳情一揭其弟山梓亦著有辨謗錄一書今彙為此
編高及六寸無所不辨孝子之心容有不能已者從子楊文敏
公超曾曾以進御圖超雪然 欽定明史列傳中如口辨工筆
札之語善戰服上刑之對回護熊文燦齟齬盧象昇夫左賀二
將之心陷襄福兩藩之罪未嘗不采吳談等書可見修明史時
並未有人為之辨雪也楊氏父子終不附奄後為部民郭鞏訟
寃又以奪情為黃道周詆斥遂與東林相左然東林雖惡其為
人亦斷不能歸之奄黨乃忍古詆之曰門戶曰聲氣曰與烏程
直發黨魁曰盧公以死討便宜此皆奄黨以目東林者何得拾
人牙慧轉致人疑夏允彝幸存錄為奄黨子孫李清樞撰忍古

推為宅心平恕亦屬自露敗缺彭文勤公跋綏寇紀略云其惜
武陵哀甯南持論未為平正是後人方以梅村迴護武陵而思
古轉詆梅村最甚其曰梅村當日身在史局奏疏邸報疑無有
不留心者乃因先人而詆及崇禎皇上豈當日身在事中之所
為又曰皇上致憾於黨人原有成心料在信邸時為蜀為雅早
已了然云云則借大題以壓梅村復諉過於上以卸責此言又
何足信然入直廷諍一篇各書誤戊寅六月十八七月初四兩
番召對為一不如曰麻之真所駁紀略各語梅村復生亦無可
辨不得左袒石齋而誣武陵也

武陵疏中有云一言以蔽之曰法不行耳事前有虛文玩法之
人無實心奉法之人事後有強口脫法之人無倪首受法之人
事中有共謀破法之人無一體甘法之人事外有偏見簡法之
人無公道平法之人可謂千古名言

武陵四正六隅之布置當時無不以為失策梅村且云賊豈獨
狗難免任吾轢之道上逐之法中爾乎第同治間曾文正李文
忠即以此法剿平捻逆武陵之敗亦由各省之不聽令也
又云立身利害之外力操風議之權樂禍幸災操唇鼓舌又云
以奔婦而議栢舟之短長以袖手而議焦爛之工拙是則言之
則易行之實難局外則易局中則難尤古今所同慨也

武陵公案一書亦罕見潘稼堂集中有此題吳修齡四首見

鷗波漁話

順治三科題名錄跋

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進士履歷三冊首葉有王印士禎白
文方印阮亭氏朱白文方印西樵中於壬辰乙未殿試阮亭中

於乙未戊戌殿試故三錄並藏後歸法梧門嘉慶丁巳仲秋丁
祭次日出示洪稚存石執如趙味平熊介茲何立之道生伊墨
卿題名簡端三冊題籤稚存篆書墨卿立之各隸書後二年己
未王鐵夫題名又後一年庚申六月二日鎮洋汪杏江學金涇
縣吳雲樵芳培大興施鯉門杓江陰王儕嶠蘇德清蔡生甫之
定溧陽狄文濤夢松樂平汪英泉守和黃梅帥仙舟承瀛臨川
李春湖宗瀚太倉李衡塘錫恭歸安姚秋農文田蕭山湯敦甫
全釗武進張皋文惠言同觀於寶錄館首冊姚秋農題二冊李
春湖題三冊張皋文題二冊又有歸安葉芸潭紹本琴柯紹桂
題一冊面葉阮文達題後又有陳鍾溪希曾題二冊後又有翁
覃溪跋王暢甫跋葉筠潭詩三冊後有芸潭又與當塗黃左田
鉞休甯汪澣雲梅鼎蕪湖王子卿澤新城陳碩士用光宛平查

謹夫訥勤仁和蔣泉伯詩同題

正陽門外西河沿指日高昇洪家刊刻歷科進士三代履歷
小鋪亦有官板高頭縉紳戎政儒林齒錄俱全
是錄范忠貞之忠節湯文正之學行皆
邦家之光也案文正是年補殿試其成進士在己丑上距甲
戌生年才十六忠貞為壬辰進士上距乙亥生年才十八若
二公者豈僅其年不可及耶阮元識在弟一冊面葉
時帆先生以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會試履歷見示距今
已一百五十餘年矣壬辰之龔榮過范承謨陳永命李昌祚
乙未之王澤宏李震生楊霖喻珩戊戌之熊賜履熊賜瓊譚
篆英與先皆籍隸吾鄉而徙居他地者因題是冊附考之嘉
慶庚午江右陳希曾在弟一冊尾葉

存是錄者以其有漁洋先生也是科首題詩可以興七句而先生竟以詩鳴

國朝之盛其亦有緣邪是錄爾日坊間所刊板乃於西樵漁洋二先生生年皆致刊誤西樵生於庚午此刻甲戌漁洋生於甲戌此刻庚辰觀者幸勿執此以考二先生事迹則不合矣并附識於此丁巳仲冬北平翁方綱

以西樵漁洋生年之誤觀之知今士減年應試之習由來已久余以考富陽邵嘉允科目獲覩此書併得其三代姓名爵里胸中數載疑團一朝抉去其幸如何嘉慶己未四月四日長洲王芑孫記

梧門先生雅嗜古奇書蠹簡無不搜衝寒車騎忽過我示我陳映光盈眸名經千佛羅秘冊三科彙榜羣材收順治壬辰

越戊戌里居甲第區部州英雄入彀千二百一一文采珊瑚

鉤出何經房系何氏細字件繫如蠅頭半千之孫蘇瓌子亦

有家學承箕裘簡長盈尺博半咫麻沙板樣梨棗鏤高昇書

肆志新刻紅封色黯猶風流

面頁紅楮色尚未湮

憶昔

章皇初洪業威憺薄海來共球武功既輝文治盛鶴書鳳詔馳遐陬登揚往往得奇傑外為方台中伊周即如此編志姓氏范湯偉望誰與侔其他公輔盡碩器黃岡孝感感俱殊尤漁洋老人况詞伯後先鞞鄂葩華抽流傳有數信非偶明德要便輝千秋紫陽信國兩名錄後人珍惜同琳瑯古今賢哲總一轍那能軒輊析等儔年年雁塔數百輩孰似此映名炳彪願公珍重織藤笈虹氣夜夜徹斗牛歸安葉紹本題

均在二冊尾葉

右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進士履歷為王文簡公所藏今

為格門前輩所得當時規制風尚概可考見而忠貞之大節
文正之理學皆我

朝第一流人物即新城伯仲亦當弁冕文苑固應與徽國文
山兩錄並傳不朽非偶然也嘉慶壬申冬十一月辛巳歸安
葉紹本識

是日偕當塗黃鉞休寧汪梅鼎蕪湖王澤新城陳用光宛平
查訥勤仁和蔣詩同觀於大玲瓏山館紹本又識

順治壬辰科會試四百七名進士乙未會試三百八十五名進
士戊戌會試四百一名進士額比近來多矣壬辰總裁希福額
色黑陳泰劉清泰胡統虞成克鞏六人乙未總裁額色黑金之
俊胡兆龍恩國泰四人戊戌止傳以浙李蔚二人同考廿員壬
辰乙未均分易六房書六房詩四房每房一員春秋禮記各一

房每房二員戊戌不分經止列廿員官銜而已壬辰乙未按房
分列取中門生戊戌則照榜上名次彙列於前漢軍直隸江南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并分
府分縣不依名次與今不同壬辰乙未無滿洲人者二科另列
一榜另有殿元也著名之人二王范湯外壬辰則有句容笪重
光青浦沈荃宜興周季琬登封耿介大冶余國柱嘉善曹爾堪
張我樸海鹽查培繼臨川李來泰侯官蕭震乙未則有長洲汪
琬宋德宜太倉王揆無錫秦松齡宜興萬錦雯山陽邱象升歷
城孫光祀安邱曹申吉潁州劉體仁黃岡劉澤弘仁和丁澎戊
戌則有吳縣錢中諧常熟孫承恩武進鄒祇謨孝感熊賜履臨
海馮甦遂安毛際可廬陵張貞生合肥李天馥澤州陳廷敬建
安鄭重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無不出於其中開國之初人物應

運而生固非後來所及而四川雲貴並無一人入殼桂王尚在
天南未平應試士子瑣尾流離尚未能以文藝自獻也其他大
臣子弟壬辰則有竄遠祖述堯之子乙未南安洪士銘承疇寧
遠祖之麟大礪祖澤潛之子遠陽寧心祖完我涿州馮源濟錫
之子阮文通公於名字上書云胎仙為銓之子是時方十九歲
銓館選時亦方十七八故天啟宮詞稱銓為小翰林其父子科
名皆早才為之耶抑諸人敝邑乙未有感藩惠疇二人戚字价
人有文名惠字亮采官太平府教授無事蹟可記江陰繆荃孫
跋於光緒丙午 詔停科舉之第二年也

新城二王登第日是我

大清開國之初年三錄千有二百人范忠湯正偉望人爭傳
文詞經濟無弗備姓名重若山斗然池北書庫漸散失玉延
詞客留遺編乾嘉名流手題識銀鈎玉箸序後先登科小錄

尋常耳不啻炳耀臨義躍辛丑楷紳同珍弄

鄭龔藏順治辛丑楷紳漁洋正

任揚州推官

殊令儉腹饒生誕歸安作歌更排鼻中唐渺視郎與

錢景仰無殊宋兩錄紹興寶祐重開鑄自從邊壘競鼓角羣
諸几席研丹鉛西荒不脩首耳貢東海那得精衛填萬方狎
主敦榮會九有空慨車書聯膠庠直儼虞夏紹科舉無復唐
宋沿江浙三元何足羨壬辰鄒忠倚乙未史大成才兼文武
方為全但求富強存聖學詎於文字嗤言詮其中興發非人
事枉用寸管測大員我觀此錄三歎息恍若元老東京篇謀
品寶之慎弗失漁洋存素締墨緣用翁翠溪詠石經韵

性理羣書句解前集二十三卷後集二十三卷跋

宋刊本前集題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後集題新刊音點性
理羣書句解前集次行考亭門人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事賜

緋魚袋臣熊節集編三行覺軒門人掌御賜建安書院朱文公
諸賢從祀祠熊剛大集解後集二行近思錄三大字三行晦庵
先生朱文公集編四行東萊先生呂成公同編五行考亭後學
熊剛大集解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二十四字小黑口字畫
極精雅宋刻之佳者此書 四庫收前集爾宋樓書目止收後
集即并經樓藏書餘未見著錄熊節為考亭門人宋元學安不載儀顧
堂題跋云節字端操福建陽人十歲讀易即知問難至通曉
而後止慶元乙未廷對值偽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
黃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為奏御累官通直郎知閩
清縣著有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及此書熊剛大見西山學業
少穎敏從蔡節齋黃勉齋游問學精專操行篤至嘉定七年進
士官建安府學教授學者稱古溪先生著有詩經註解小學集

註見性理大全及閩中理學源流考存齋詆并經樓題跋題為
宋刊近思正續錄而不著性理羣書句解之名不知為熊節所
編熊剛大所註為陋今以此本考之前編為節集編剛大所注
後集卷一至卷十二近思錄卷十四至卷二十近思續錄卷二
十二卷二十三近思別錄續錄為節齋蔡謨所編取朱文公之
格言依近思錄門類編錄故曰續錄別錄亦節齋所編所取皆
南軒東萊之格言故曰別錄另有剛大集解一行與十四卷同
首葉諸儒姓氏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黃文肅公之後即列鼇
峰先生熊氏注云節字端操文公門人也己未省試前名是時
韓侂胄當國專攻偽學排此者悉在前列惟知舉黃公由坐文
公偽黨得先生納諫行仁求賢策問其學正大未嘗迎合時好
特置前列且為奏御終於閩清長安賜緋魚後列節齋蔡氏果

齋李氏平巖葉氏三人其書不出節所編可知是陌宋樓未見前集刻本即後集亦缺首二葉所以引性理大全及閩中理學源流考而不引本書述十四卷考亭後學熊剛大集解一行而不述首葉之第五行也晦庵先生象後附傳道支派門人四人如林擇之呂燾潘履孫徐彥章方克夫林恪金去偽七人宋元學案亦未采入是梨洲謝山均未見此書可不謂驚人秘笈與

宋元學案未列人除熊節外可考者三人林擇之福建通志林時中字擇之福州古田縣人初就傅讀大學曰吾當求所謂明新至善以畢吾志長游莆田林光朝門後聞朱子授徒武夷復往從之與建陽蔡元定齊名學者稱草堂先生林恪台學源流恪字叔恭臨海人從晦庵游金去偽江西通志去偽字敬直饒

州府浮梁人一舉於鄉即棄去從朱子游潛心體驗學者稱曰草窗先生授鍾離主簿不就呂燾徐彥章方克夫潘履孫四人再考

紅雨樓書日子類載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熊節編熊剛大集解與此正合興公題跋則云己酉仲秋客衢州在祥符寺佛殿敗篋拾得一冊有象有贊斷為元板募工裝潢寶若拱壁是興公止得首冊據目錄入書日耳今去興公又三百年竟得前後集全部其實愛又當何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二十
二卷丁集八卷跋

宋刊本有元延祐三年補刊之葉有明補之葉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小字二十四字寬行大字爽人心目未刻銜名提督奉

議郎特添差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涂演提督奉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監雕迪功郎福州福清縣縣學主學張植甲記三十七卷前有綱領論天命之性至鬼神標日百有二乙記二十二卷前有綱目綱領論虞夏大臣事業至有唐輔臣事業標目十丁記二卷論處貧賤論處富貴論處患難論處死生之道論安義命論輕重之分標目六首湯漢大字行書序此書漢刊於三山學宮後取板入南監遞次修補板在南監書尚易見而書有完缺之分有先後之別各家書目最為完整者止見爾宋樓書日然湯序三山學宮已刊行缺行字大學衍義是也缺也字而先生沒彙藏於家缺先生沒彙藏五字先生又記為未郡大學吳君應且缺君字願得本而并刻焉以備一家之言缺而字焉字乃以授之缺以字實與聞述作

之大指缺與字四記中缺四字是則先生佐王之學缺佐王二字豈非其平日至大至公之心也哉缺非字僅至李文饒止缺止字銜名張植記作桂涂演缺演字則印已在後卷面書西山讀書記五字小字甲集之幾方格紀目均明人手筆有濮陽李廷相書屋記朱文長印則雙檜堂舊物也另有如皋李猶龍元真氏弘業堂圖書記朱文兩大方印李猶龍字海嶽如皋人萬曆三十四年舉人構層樓十數楹儲書其上自中秘迄山野遺書墨蹟靡不畢致疊案盈牀晨夕披閱旁列姝麗時聞絲竹聲見通州志

夷堅志五十卷跋

傳鈔本宋洪文敏著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每字二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每字十卷共四百

二十卷賓退錄載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複今
存甲乙丙丁四集八十卷刻入十萬卷樓叢書初集書本出於
嚴氏芳椒堂宋板四庫所藏五十卷提要以為支甲至支
戊今年始由文瀾閣鈔得每卷序文已失乃與外間坊刻小
本無以異荃孫舊藏明鈔姚江呂胤昌校繡城唐晟訂唐景次
十冊每冊一卷首冊署新刻夷堅志一卷甲集無序與陸刻甲
集不同
次冊署夷堅志乙集有序與賓退錄所載支乙序合三冊署
夷堅志丙集有序亦與賓退錄支景序合四冊署夷堅志丁集
有序與賓退錄支丁序合五冊署夷堅志戊集有序與賓退錄
支戊序合六冊署夷堅志己集無序七冊署夷堅志庚集無序
八冊署夷堅志辛集有序與賓退錄三志辛序合九冊署夷堅
志壬集有序與賓退錄三志壬序合十冊署夷堅志癸集無序

坊間小本閣本均無序而提要明言校其序文乃支甲至支
戊是閣本明明有序傳鈔脫去耳今舊鈔本甲序已脫乙景
丁戊尚存自戊以下至壬壬有序是三志而非支志大約後得
支甲至支戊五冊各五卷據閣
本分又得三志己集至癸五冊合刻
十冊閣本誤以為均支志耳閣本分五十卷坊本分二十
卷鈔本分十卷卷數互異實則一書也文敏自序存正乙正丙
正丁三序支乙支景支丁三序三辛三壬兩序共八篇錢平楮
於正乙正丙正丁而外只見支乙一序提要云云亦只見支
乙一序與辛楮同非此鈔本莫發其覆不能不推為秘笈矣
夷堅志乙集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寒途千里而遙凍倦交
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不復著意觀書

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耳力未減容話尚能欣
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遠哀觸事大略能述羣
從姻黨官遊覘蜀相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閉不為外奪故
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續成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
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
自喜也則手鈔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二月二十
八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志丙集序

歲二月志乙成十月志丙成書之速就視前時又過之昔我
曾大父少保諱與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
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
禮不諱嫌名私門所避若為家至戶曉徒費詞說耳乃直名

之今是書萌芽稚兒力請曰大人自作裨官小說與他所論

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雖過於私無嫌避之宜矣於是日之名

志景懼同志觀者以前後牙刃致疑故識其語慶元元年十

月十三日序

夷堅志丁集序

裨官小說家言不必信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春秋三傳
則有之矣又况乎列禦寇惠施莊周庚桑楚諸子汪洋寓言
者哉夷堅諸志皆得之傳聞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聳
牙畔與予蓋自知之志丁既成姑撫其數端以證異如何州
吳度權紹興丁丑科褒陽劉過擢瀋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記
則非也永嘉張愿得山海一巨竹而蕃商與錢五千緡上饒
朱氏得一水精石而苑匠與錢九千緡明州王生證果寺所

過乃與岷縣山菴寺相類蜀僧智則代趙安化之死世安有
死而可代者蘄州四祖塔石碣為郭景純亡於東晉之初距
是時二百餘歲矣凡此諸事實為可議予既悉書之約而略
表其說於下愛奇之過一至於斯讀者曲而暢之勿以辭害
意可也慶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夷堅志戊集序

夷堅諸志記夢亡慮百餘事其為愜悅朕念至矣然未有若
呂覽所載之可怪者其言曰齊莊公時有士士曰賓卑聚夢
有莊子白編之冠丹續之絢東布之衣新素屨墨劍室從而
此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
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為是人夜辱吾將索其
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則死之於是每期與其友俱立於衢三

日不可得退而自沒予謂古今人志趣雖若不同其直情徑
行者蓋有之矣若此一事決非人情所宜有疑呂氏假設以
為詞不然烏有夢為人所凌且而求諸衢至於以身死焉而
不悔所謂其友亦一癡物耳略無片語以開其惑可不謂至
愚乎予每讀其書必為失笑志戊適成漫戲表於首以發好
事君子捧腹慶元二年七月五日序

夷堅志平集序

予固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豈無頗相類要其
歸趣則殊今為悟為不廣前志書蜀士孫斯文因謁靈顯王
廟慕悅夫人塑像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頸上覺而
大駭呼妻燭視妻驚怖即死予嘗識其面於臨安比讀太平
御覽所編幽明錄云河東賈弼小名醫兒為郗郗府參軍夜

夢一人面黧龍甚多大鼻矐日請之曰愛君之貌顧易頭可
乎夢中許易之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琊王呼視遙
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照方知怪異因還家婦女走藏弼坐自
陳說良久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
捉一筆俱書然則此兩事豈不甚同謂之古所無不可也今
幽明錄無傳於世故用以序志辛云慶元四年六月八日序
夷堅志壬集序

昌黎公原鬼一篇備極幽明之故首為三說以證必然之理
謂鬼無聲與形其嘯於梁而燭之無覩立於堂而視之無見
觸吾躬而執之無得者皆非也世固有怪而與民物接者蓋
忤於天違於民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是以或託於形憑
於聲而論應之其論通徹高深無所底礙又引祭如在及祭
神如神在之語以申墨子明神之機然則原始反終灼見鬼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夷堅諸志所載鬼事何啻五之一千端
萬態不能出公所證之三非竊自附於子墨子不能避孟氏
邪說淫辭之辨其可笑哉慶元四年九月六日序

珊瑚木難八卷跋

傳鈔明寫本明朱存理撰存理字性甫別號野舫長洲人少學
制科謝去從杜東原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人有異書
必訪求手自繕錄居於葑門菴扁王氏家教書嘗與主人晚酌
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性甫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
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
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
留連數日吳中人傳為詩話其韻勝如此今所傳有欣賞齋刻

鐵網珊瑚十六卷本取以相較同者僅四十種耳此書每種下
具記得自某氏大約出於杜東原沈石田黃應龍沈維時王雲
松趙思式諸人所藏而又并記其鈔錄月日內有辛丑壬寅乙
巳丙午戊申壬戌諸年所記考性甫生於正統九年甲子卒於
正德八年癸酉年七十則此手彙皆成化宏治間所錄原彙歸
王百穀又歸王騰程騰程號莊叟其子廣號莪齋復跋於後時
在崇禎元年後又歸於顧渚號渚山復題記於前後渚山又號
暉翁又號墨癡道人第一冊尾有墨癡小傳及文文起文彥可
吳梅村贈詩皆為顧渚山作也道光己酉歸荻溪章紫伯明經
最後歸丁氏八千卷樓為余傳錄然卷二缺四葉卷八缺十葉
首卷三葉又蟲蝕至二行丁未九月在湖北學務處借柯遜庵
侍郎藏本補足並校訛脫字三百餘此書庶乎可讀矣至翁覃

谿所見野航手彙不分卷本又蔣生沐所藏周硯農鈔本均未
能取校也

此先君子病革時所購得書也戊辰夏先君抱疴睦郡不肖
廣趨視湯藥偶於架上見此書詢之左右知平頭乍從吳門
賁至時先君方病未之省也廣恐溷失因納之奚囊俟病小
間輒奉以進進則先君摩挲披覽若忘倦者每閱過命廣收
藏惟謹孰意先君遽棄不肖諸孤而此書遂為遺書焉嗚呼
痛哉先君生平好異書且不憚多方購求即是書之往來胸
中殆不知閱幾寒暑今始割俸易置雖僅一見然猶得把玩
生前先子之志庶其無憾與野航朱先生固有鐵網珊瑚手
鈔巨帙先君獲自昔年曰為張少宰侗初姚贊善現聞兩先
生借觀尚未請歸而此書則近得之百穀王徵君家蓋即鐵

網初易稿也別以木難小異同年自朱先生沒而書歸文太史衡山先生其仲子和州公復以授王徵君百餘年來非其人不以傳似有神物護之今又由先司理以及小子廣敢不思所以毋辱是書者乎手澤猶存不忌云讀唯珍藏是凜和弓垂矢永為世寶而已 崇禎紀元九月十七日不肖孤王廣泣書于菽齋

道光二十有九年三月廿八日書船友沈達三携此書求售索價十洋檢係明末舊鈔本於本朝 廟諱均不之避

中間紙縲脫落誠如提要所云然係未經閱削之本亟以重價得之暇時當細加讐校永為家藏藝術類珍本

茗溪瓜瓞外史章綬銜謹識

已酉浴佛日重閱一過客雜當至遂輟筆 瓜瓞外史 越

十日取闕里文獻考所載對勘復舉正二十三處其未載者無從取校至此佚而彼存者尚有郝經賦并序當補錄石守

道銘後 綬銜又識

閱性父所著鐵網珊瑚尚有二行零九字云余游崑山曾過其旌門蕭然雙柏不勝感慨就於其地得觀節行之卷錄之于行橐中不久盡為他人所藏是亦得其所也錄本計一十

二翻

四月十七日午後復取鐵網珊瑚本對勘舉正共五十處此卷始可句讀無遺憾矣 以次序論當先以陳潛夫傳繼以全文徵節行詩序各詩頌及跋語以次排附較有眉目

瓜瓞外史又識

清和甲子日下午微雨悶甚復勘於吳氏循陔軒共糾正四

十處

初十日未刻雨中無事復閱于聿新堂

此卷脫誤殊甚燈下複閱病眼昏眊艱於點勘二鼓後即掩卷入黑甜晨起畢之時已酉四月十一日及十二日也

荻溪章灣又記

是卷傳鈔不出一手有老學亂乘興寫落葉者有稚筆依樣葫蘆往往舛錯者十三日午後展卷重閱以武林暨梁溪客至輟筆次日為呂祖誕辰雲怡進香客復沓來未齋未暹握管十五日晨起畢之雖兩經緝閱疑竇尚多殊未愜懷抱時當細讀一過 瓜瓞外史識于讀齋如齋

金石萃編元代殘稿跋

王德甫撰金石萃編二百卷刻者自周至金一百六十卷元四

十卷則置之已酉京估以殘帙三冊來售體例一如萃編至順加封父母及夫人并官氏詔後署文藻校三字首冊起至元冊尾署八十大約至元已前尚有一二冊一冊尾已蛀蝕一冊尾署八十八則末冊也所錄碑皆世所恒見惟雲南較多近亦不易得矣

古泉山館題跋殘彙跋

右古泉山館題跋殘彙一卷嘉定瞿中溶撰中溶撰中溶字長生別字木夫錢星楣少詹之女夫閻通淹雅著述甚富由庠生官湖南布政司理問時翁鳳西元折吳荷屋榮光左念宛輔先後為湘南大吏均敬禮之承修湖南通志金石一門最為暇備則先生所長也晚境述邇著述甚多刊行甚少此冊共四十三跋皆考證明及國朝人翻雕宋板之書近來藏書家刊行書目臚陳

宋刊元槧間及舊鈔歸安陸氏始收明初人文集錢塘丁氏所
收尤多至收及國朝刻本陳仲魚經籍跋文載殿板四書
尚作疑辭而木夫此冊則國朝刻本居其大半是在書目中
又開一例其實國朝影宋本雕鏤工細考訂精審顧千里所
謂縮宋本于今日也近日傳鈔新書東瀛刊本大半入錄兩者
相較不有新舊之別耶况國初及乾嘉以前近者百年遠者
二百餘年如明中葉仰企天水游經兵燹不易流傳而價值之
貴亦與毛李諸公購宋元無異安得以新刻薄之乎宣統庚戌
六月大暑日江陰繆荃孫跋

盧照鄰集二卷跋

舊刻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葉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宋
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畫讚

碑十七篇與此本恰合惟紙墨仍是明人翻雕宋本耳收藏前
有釋實道朱文方印

賈浪仙長江集十卷跋

抱經堂寫校本全書張均黃鎔寫附錄後序抱經先生手寫也
抱經得馮寶伯何義門兩校本另寫一本合兩本校之眉間朱
筆細書足見老輩用功前叙乾隆四十有一年後跋歲在丁酉
則四十二年也先生生於康熙丁酉時年過六十矣用功如此
對之令人生愧收藏有盧文昭白文繫齋珠文連方印曾在烏程蔣氏
集古齋朱文抱經堂寫校本長印盧文昭朱文印方印長方印弓朱文父朱文
鍾山書院長白文范錯借觀朱文諸印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
習明海虞馮鈇吟斑有評本長洲何義門焯得之稱善其字

句洵遠出俗本上如云十年謀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為不平事鈍吟云誰為不平便須殺却似此方是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讐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欲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究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乾隆四十有一年小除夕范陽盧文昭書於東里之數間草堂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蹢躅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之所尚也惟可與山林中人共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織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

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為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盡錄錄其尤至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並為補錄如右歲在丁酉三月十八日盧文昭書於金陵寓齋

卷一後丙申十月二十五日閱張生均為余寫 卷二丙申十一月五日閱今日撰江陰楊文定公傳竟 卷三嘉平八日閱明日東裝回杭矣弓父 卷四丙申仲冬二日閱 卷五十一月四日閱 卷六丙申十一月七日飲陶孝廉衡川家歸閱此 卷七丙申十二月四日欲往送謝學使同年值雪下不果閱此卷東里人 卷八丙申十月二十五日閱黃生鎔為寫此卷 卷九丙申十一月朔候顧仙沂託寄邗江札回院閱此 卷十丙申十二月六日呵凍閱 後序後乾

隆丙申季冬三日挑燈自書此數葉期速竣以便歸途即還
吳友也盧文昭記

朱澤民存復齋集續集跋

舊鈔本存復齋集每卷署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
著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懋彥輝校正集舊
鈔缺首五卷倩丁脩甫中翰從丁氏八千卷樓藏本鈔補取舊
藏玉雨堂鈔文集六卷文七卷詩三卷元文選日亦止得六兩
卷似缺弟七卷韓觀察未之知也兩
本互校擇善而從俾無遺憾另有後集十卷前署睢水德潤澤
民六字無重編校正等名文筆爾雅與正集同正集卷一銘卷
二記卷三賦辭卷四序卷五序論說傳卷六譜傳卷七贊跋雜
著卷八卷九卷十詩續集卷一銘卷二記卷三賦卷四叙卷五
說卷六贊跋雜著次詩分體無卷數編次亦同前編各家書目

均無之脩甫亦錄其副卷孫依次重裝似詩集尚短七言律五
七言絕三體未知他日能再遇否兩集中重至治元年過亞父
冢辭一篇

元詩選目有續集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目十卷
跋

傳鈔足本前有紹熙庚戌許開序類目四葉次名賢總目十七
葉次日十卷後有嘉定三年宋均記云宋魏仲賢葉子寔所集
初編百卷刊行後一時紙貴既思書以四六為宗宜多采表啟
諸作乃復廣蒐旁輯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是百五十卷宋
時並無刊本傳是樓宋本朱竹垞以為二百卷誤一為二四
庫所收一百十卷實則一百二十五卷歸安陸氏錢塘丁氏均

只此數卷孫先得兩舊鈔本配合闕卷借丁氏八十卷樓補足
吾友羅槃臣校之丁氏藏本缺第二十第六十二兩卷再囑常
熟門人丁君秉衡鈔之瞿氏鐵琴銅劍樓秉衡復書言兩本不
同方知瞿氏所藏為海內孤本因請錄副瞿君慨然允之年餘
鈔成珍藏藝風堂海內孤本從前亦無人論及今錄宋均跋及
國朝孫均跋姚椿跋羅千秋跋丁秉衡跋而此書源流瞭如
指掌矣至姚跋所云 四庫一百十卷為偶脫五字武斷可笑
古大家不可與講考據如此許開序 四庫本函宋樓本均有
之今不錄

余幼有嗜書癖家貧恒不能置每遇奇書必借鈔積歲月不
劫去歲之冬于茗溪得交王君者香者香出其舅葉子實先
生所編播芳文粹大全見示因言是書初編一百卷葉行後
一時紙貴既思書以四六為宗宜多采表啟諸作乃復廣蒐
旁輯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然則是書世無刻本彌足貴
也急假歸偕同志友人分寫六閱月而畢因書以志嘉定三
年夏唐山宋均記

右舊鈔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國朝朱竹垞太
史曾見徐章仲家宋槧本卷首有紹熙庚戌許開序以為魏
仲賢葉子實所集此鈔本卷首序同列家五百二十亦同獨
卷末有嘉定三年唐山宋均記茗溪王者香言其舅葉子實
為是書初編一百卷刊行後一時紙貴既思書以四六為宗
宜多採表啟諸作乃復廣蒐旁輯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
然則此書世無刻本彌足貴也云云案宋均跋語則此書初
次刊行應在光宗時至寧宗時又復增加尚未獲梓竹垞所

見宋槧今未之覩亦不言有宋均此記其書之刻或在光宗
時或經增加在寧宗晚年或理宗時未可知也惟竹垞言二
百卷則與此鈔不符謹案四庫全書惣目以竹垞為記憶
未審或偶然筆誤觀宋均此跋益信且云是書雖嫌冗雜而
宋人專集之不傳於今者實賴此編略存梗概則固好古者
所宜珍惜不徒供文人漁獵之資矣又案四庫書目云一
百十卷而此鈔一百五十卷又多宋均一跋蓋是最後續增
足本尤可寶也校勘一過為志數語以諗後人

大清嘉慶二十五年六月遂初居士孫均跋

余客寶應交朱孝廉彬言其表兄劉教諭台拱為彭南昌門
生南昌所選宋四六集盛行於世其文多今所不見不知南
呂何自得之後乃知出播芳大全文粹書為南宋坊本不甚

足據然遺文軼事略有表見間可校正諸家文集訛謬者吾
師惜翁為古文辭類纂論介甫上仁宗萬言書自陛下躬行
節儉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
當互易所見南宋雕荆公集其誤亦同今此本訛脫處同於
南宋荆公本而前段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下又有
錯異於義為短不可從然則即以校正諸家文集亦當慎取
之矣四庫書目云一百十卷而此乃一百五十卷則疑書
目偶脫五字非有二本也

道光五年歲在乙酉季秋朔日晏姚椿題

此書原本寫官草率謬脫頗多今校讀一通苦無別本正其
誤也據提要之說卷首尚有姓氏一卷許開序一篇今本已
佚第二十卷原本全缺而第六十二卷所載之文均與五十

五卷重複疑此卷原本久佚後人妄行補入以充卷帙也寒
窗晴朗點勘一過不知崑山徐氏所藏宋刻本尚在世間否
耶羅千秋記

此書銅琴鐵劍樓所藏鈔本首許開序次類目四頁次名賢
總目十七頁後乃列各卷篇目卷一至卷十二為目一卷十
三至卷三十為目二卷三十一至四十六為目三卷四十七
至卷六十三為目四卷六十四至七十九為目五卷八十至
九十九為目六卷一百至百十三為目七卷百十四至卷百
廿二為目八卷百廿三至百卅二為目九卷百卅三至卷百
五十為目十編次與此本大異篇目次第亦復不同如第一
卷瞿本首列皇帝登極表十八篇此本少四篇而皇帝詣重華宮
請上尊號三表次在賀太上皇帝表後至皇帝請上壽成皇

后尊號三牋則列於四十五卷牋類之首且各類篇目溢出
此本外者幾十之四即賀表一類計之瞿本共三百五十二
篇此本祇二百九篇餘可類推矣瞿氏所藏當是根源宋刊
足本此鈔只百二十五卷疑從別本傳錄或即出于宋時初
編百卷本而強分為百十卷又分子卷為百二十五本非百
五十卷之舊第故與瞿目無一相合也至此鈔缺卷以瞿目
勘之實佚第二十卷瞿目為六十卷及五十五卷并目瞿目為九十五卷羅
千秋校記謂六十二卷與五十五重複者亦未盡審也丙午
七月段瞿氏藏本目錄五冊與此本校脫佚互見艱于識別
楚楚解民心神眩亂略校數卷未克終事僅從瞿氏鈔缺佚
二卷以復澄江夫子而略識其異同于此瞿本鈔手頗工紙
墨亦舊殆海內藏書家僅存之孤本矣八月三日棘人常熟

四十此又一說也。國朝焦循又為之說曰：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春末或稱春生，然則生與末為元人之遺。易餘齋錄卷十七此又一說也。胡氏顛倒之說，似最可通。然此說可以釋明脚色，而不足以釋宋元之脚色。元明南戲始有副末開場之例，元北劇已不然而未泥之名，則南宋已有之矣。淨之傳粉墨，明代則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名，則北宋已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釋未理或近之，然末之初固稱末尼，至淨丑二色，則又何說焉。三說之中，自以祝氏為稍允，但其說至簡，無所證明。而太和正音譜，堅秘集所舉各解，又復支離怪誕，不可究詰。今就唐宋迄今劇中之脚色，考其淵源變化，并附以私見，但資他日之研究，不敢視為定論也。

參軍 副靖 副淨 淨

參軍之源，其說有二。樂府雜錄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為笑。太平御覽卷五二說未知孰是。或謂後漢末有參軍官，故段說不足信。案司馬彪續漢志：雖無參軍一官，然宋書百官志則謂參軍後漢官，孫堅為車騎參軍事是也。則和帝時或已有要之唐以前已有此戲，但戲名而非脚色名也。此官亦未可知。雜錄又云：開元中有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又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時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其為戲名，或脚色名，尚未可定。惟趙璘因話錄云：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樞一則似已為脚色之稱。至五代猶然。

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楊隆演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

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鬢髻鷄衣為蒼頭以從宋姚寬西溪叢語卷

下引又五代史又謂之陸參軍雲溪友議云元稹廉訪浙東有

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

徹雲卷九是也北宋則謂之參軍色東京夢華錄為俳優之長又觀夷

堅志丁集程史卷七及齊東野語卷十三及所載參軍事其所

搬演無非官吏猶即唐之假官戲也其服色在唐以前則或白

或黃或綠宋亦謂之綠衣參軍程史卷十唐時則手執木簡宋則手

執竹竿拂子東京夢華錄或執杖齊東野語卷一十故亦謂之竹竿子史浩

真隱漫錄又謂之副淨陶宗儀云副淨古謂之參軍輟耕錄卷

甯獻王云觀古謂參軍大和正音譜然考之北宋已有副靖之名

黃山谷詞所謂副靖傳語木大是也又謂之次淨武林舊事卷四宋元

人書中但有副淨而無淨單云淨者始於太和正音譜元曲選

恐經明人刪改余疑淨即參軍之促音參與淨為雙聲軍與淨似疊均

參軍之為淨猶勃提之為披那婁之為鄒也

副淨之為參軍惟輟耕錄太和正音譜始言之其說果可信否

亦在所當研究者今以二書所云副淨事較之宋人所紀參軍

事頗相符合輟耕錄云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正音譜云副

末執磕瓜以朴靚今案夷堅志丁志卷四云崇寧初伶者對御為戲

推一參軍作宰相副者舉所批杖擊其背程史卷七云紹

興十五年就秦檜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有參軍者前

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文倚從之參軍將就倚忽墜其

幞頭伶遠以朴擊其首齊東野語卷十云內宴日參軍

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胥擊其首由此三事則副淨

之為參軍無可疑也惟齊東野語卷二別記一事則適與之反云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為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宗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豈因徽宗自作參軍臣不可擊君故變其例歟至東京夢華錄所云參軍色手執竹竿拂子此當用以指揮非用以擊人又細繹夷堅志所云推參軍一人作宰相其副者舉所挺杖擊之其副者三字當指參軍之副即謂副淨也如此則擊人者為副淨而被擊者為淨副淨本參軍之副故宋人亦呼為參軍此說雖屬想像或足證淨為參軍之促音歟

末尼 戲頭 副末 次末 蒼鶻

末之名始見於武林舊事卷四所記雜劇三甲每甲各有戲頭引戲次淨副末或加裝旦又有單稱末者同卷載乾淳教坊樂部

雜劇色德壽宮有蓋門慶下注云末是也夢梁錄卷二謂之末

泥曰雜劇中末泥為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

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

輟耕錄所載院本五人同以此與武林舊事相比較則四人中

有末泥而無戲頭然既云末泥為長則末泥即戲頭也案宋史樂志大

樂有舞頭引舞戲頭引戲始做大樂為之末泥之名不知所自出余疑隋龜茲部歌

曲有善善摩尼隋書音唐羯鼓食曲此二字有居摩尼南卓羯鼓錄

索摩尼梵語謂珠翻譯名義集云摩尼正云末尼末泥之名當

自曲名出然至南宋初始見載籍又似後起之名矣

副末武林舊事又作次末輟耕錄云副末古謂之蒼鶻又云鶻

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大和正音譜亦云今案李義山集驕兒

詩忽復學參軍案聲喚蒼鶻五代史吳世家云徐氏之專政也

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鵝衣髻髻為蒼鶻西溪叢語引吳史作蒼頭復據五代史則唐五代時與參軍相對演者為蒼鶻如宋時副末之對副淨也輟耕錄之說殆以此二事為根據其他則不能證之矣

顧事有不可解者則宋時但見副靖次淨之名而不見有淨又多云次末副末而罕云末是也竊疑淨苟為參軍之促音而宋之參軍色恒為俳優之長至南宋之季則末況為長職在主張故入場搬演者只有副淨副末而淨末反罕聞其故或當如此歟

引戲 郭郎 郭亮

引戲之名始見于武林舊事夢梁錄然其實則唐已有之樂府

雜錄傀儡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亮善優笑閭里呼為

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優之首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亮有故實乎答曰風俗

通云諸郭皆諱亮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亮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亮猶大康象庾亮爾如此則此朝已有郭郎

當之戲且其人當在漢世矣宋之引戲即郭郎之遺否今不可考太和正音譜云引戲院本中袒也考武林舊事則雜劇三甲中劉景長一甲有引戲又有裝旦則其說殆不可信或此色可兼於男女歟

旦 姐 袒

旦姐二名始見于武林舊事夢梁錄然搬弄婦女其事頗古漢書郊祀志紫壇偽設女樂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書司馬景王奏永寧宮曰皇帝曰延小優郭懷袁信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而北齊踏謠娘戲亦以丈夫著婦人衣為之教坊隋書音樂志周宣帝即位廣召雜伎增修百戲……好令城市少年有

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又云大業中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
既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為之中虛故柳或請禁正月十五日角抵戲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
傳訖于唐初此風猶盛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季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
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云云唐會要卷三十四并後謂之弄假婦人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御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是也則旦之實唐以前既有之矣至旦之名所由起則說又不一近人長沙楊恩壽云自北劇興男曰末女曰旦南曲雖稍有更易而旦

之名不改不解其義案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且司一調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所謂旦者乃司樂之總名金元相沿遂命歌伎領之後改為雜劇不皆以倡伎充旦則以優之少者假扮為女漸失其真詞餘叢話卷一此說全無根據其誤解遼志又大可驚異也遼志所謂婆陀力且雖識且沙識且沙侯加溫且者皆聲之名猶言宮聲商聲角聲羽聲也楊氏謂為司樂之總名殊屬杜撰且且之名豈獨始見于遼志而已隋書音樂志已有之隋志云蘇祇婆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日婆隨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大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以此觀之則遼志所謂且

即隋志所謂聲隋志之旦以律呂為經而以宮商緯之鄭譯之
八十四調是也遼志之旦以宮商角羽四聲為經而以律呂緯
之隋唐以來之燕樂二十八調是也此點雖異而其以旦統調
則所同也核此二解都非司樂之名即使旦之名果出于遼則
或由婦人之聲多用四旦中之某旦而婆陀力旦雖識旦之名
本為雅言伶人所不能解故後略稱旦耳此想像之說或較楊
說為通要之旦名之所本雖不可知然宋金之際必呼婦人為
旦故宋雜劇有裝旦裝旦之為假婦人猶裝孤之為假官也至
於元人猶目張奔兒為風流旦李嬌兒為溫柔旦青樓此亦旦
本伎女之稱之一證若堅瓠集引莊子爰獮狙以為雌之說則
更無譏焉

冲末 小末 二末 老旦 大旦 小旦 細旦

色旦 搽旦 花旦 外旦 貼旦 外 貼

前論四色乃宋金脚色之最著者至元劇而末旦二色支派彌
多正末副末之外有冲末小末而小末又名二末旦則正旦外
有老旦大旦小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兒焦循易餘齋錄曾從元
曲鈎稽出之茲據其說
而武林舊事夢梁錄尚有細旦青樓集又有軟末泥駕頭花旦
之名又云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為花旦蓋即元曲之色旦搽
旦也元曲有外旦無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於男或於女外末
外旦之省為外猶貼旦之後省為貼也案宋制凡直館史院
崇文
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宋史職官志又武林舊事卷四
載乾禧教坊樂部有衙前有和顧而和顧人如朱和蔣寧王原
全下皆注云次貼衙前意當與貼職之貼同即謂非衙前而充
衙前也然則曰冲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

色以充之也至明代傳奇但省作貼則義不可通幸元曲選尚存外旦貼旦之名得以考外與貼之本義但南宋官本雜劇段數已有唱貼萬年歡輟耕錄金院本名目有賀貼萬年歡賀貼喝貼或有他義或宋金已省作貼則不可考矣

孤

太和正音譜云孤當場裝官者證以院本名目之孤下家門及現存元曲其說是也輟耕錄謂之孤裝而夢梁錄則作裝孤以武林舊事之裝旦例之則裝孤為長孤之名或官之訛轉或以其自稱孤名之也

捷機 捷機

太和正音譜脚色中有捷機此名亦始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商謎條有捷機和尚捷機即捷機蓋便給有口之謂明

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所載古院本猶有捷機色所扮者為藍采和自號樂官則正音譜所謂俳優稱為樂官者是也

癡大 木大 醜淡 婆羅 鮑老 字老 卜兒 鵝

此外古脚色之可考者則有癡大有醜淡有婆羅皆始于唐朝野僉載謂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而宋亦有木大黃山谷詞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金院本名目有呆木木大疑即唐之癡大又與副靖對舉其為脚色無可疑也樂府雜錄俳優條弄參軍外又云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醜淡最妙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脚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如此二句相承則醜淡為假婦人之始旦之音當由醜淡之淡出若作二事解則醜淡亦一種脚色今宋官本雜劇有醫淡論淡二本金

院本名目有下角瓶大醫淡打淡的照淡三本淡或猶鹹淡之
略也雜錄又云弄婆羅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婆羅疑
婆羅門之略至宋初轉為鮑老楊大羊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
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道后山 詩話至南宋舞隊猶有大小斫刀鮑老武林舊事倬刀鮑老夢梁錄
又南北曲調以鮑老名者殆以十數金元之際鮑老之名分化
而為三其於盜賊者謂之邦老於老人者謂之字老於老婦者
謂之卜兒皆鮑老一聲之轉故為異名以相別耳太和正音譜
之鴉則又卜兒之略云

倬 翁老 曳刺 酸 細酸 邦老

字老卜兒皆脚色之表示年齒者倬兒之表童子亦然倬始見
金院本名目及元曲其義未詳此外脚色又有表所扮之人之

職業地位者如曳刺細酸邦老是也曳刺本契丹語唐人謂之
曳落河舊唐書房琯傳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
當我劉秩等遠史作拽刺百官志有拽刺軍詳穩司旗鼓拽刺
詳穩司干拽刺詳穩司猛拽刺詳穩司又云走卒謂之拽刺武
林舊事作爺老其所載官本雜劇有三爺老大明樂病爺老劍
器二本當即遼之拽刺也元馬致遠薦福碑雜劇中尚有曳刺
為胥役之名此即遼志走卒謂之拽刺之證細酸始見元曲前
單稱酸宋官本雜劇之急慢酸金院本名目之合房酸等是也
胡氏筆叢卷四云世謂秀才為措天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
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為王文舉是也今臧刻倩女離魂無細酸
字當經明人刪改余所見明周憲王張天師明斷辰日月雜劇
猶有末扮細酸上云云則明初猶用此語矣邦老之名見于元

人黃梁夢合汗衫硃砂擔諸劇皆殺人賊其所自出當如上節
所云而金人院本名目所載邦老家門二本一曰脚言脚語一
曰則是便是賊則此語確為金元人呼盜賊之稱矣

厥 偌 哮 鄭 和

宋金雜劇院本中有似脚色而非脚色且其名義不可解者如
厥如偌如哮如鄭如和是也宋官本雜劇之以厥名者如趕厥
夾六么趕厥胡渭州趕厥石州雙厥投拜是其以偌名者則宋
官本雜劇有催妝賀皇恩下注云三偌又有三偌慕道六么偌
賣旦長壽仙四偌皇州檻偌保金枝強偌三鄉題三偌一貨驢
金院本名目亦有偌賣旦恨秋風鬼點偌四偌大提猴三偌一
卜四偌賈諱四偌祈雨四偌抹紫粉四偌劈馬橋偌請都子諸
本其以哮名者則官本雜劇杜攔六么下注云三哮又有四哮

梁州雙哮新水雙哮採蓮三哮卦鋪兒三哮揭榜三哮上小樓
三哮文字兒三哮好女兒三哮一擔脚諸本此外又有雙攔哮
六么檻哮合房檻哮店休姐檻哮負酸四本則哮殆攔哮或檻
哮之略其以鄭名者則有病鄭逍遙樂四鄭舞楊花二本以和
名者則有孤和法曲病和採蓮二本以雙旦降黃龍病孤三鄉
題諸本例之謂厥偌哮鄭和等非脚色之名或假脚色如俞老
邦老之
類之名不可也至其名義則尤晦澀厥之為義雖宋人亦所不
解歐陽公六一詩話云陶穀尚書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靴
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
公尚末遠人皆莫曉其義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秃尾狗為厥
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
末賊耳李治敬齋古今齋卷八則曰末厥蓋俗語也猶今俚語俗

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刀厥之謂劉李二說不同如是余意未厥兵必三字相連為一俗語厥之名或自此出至佶喙鄭和則其意全不可解姑舉於此以俟後日之研究耳

丑生

宋元戲劇脚色之可舉者如左惟丑之名雖見元曲選然元以前諸書絕不經見或係明人孱入然丑雖始于明其名亦必有所本余疑丑或由五花爨弄出輟耕錄云院本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裳鞋履中裹傅粉墨舉動皆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卷二而宋官本雜劇金院本名目之以爨名者不可勝數爨與丑本雙聲字又爨字筆畫甚繁故省作丑亦意中事其傅粉墨一事亦恰與丑合則此色亦宋世之道至明代以後脚色除改末為生外固不出元脚色之外矣

餘說一

綜上文所考者觀之則隋唐以前雖有戲劇之萌芽尚無所謂脚色也參軍所搬演係石耽或周延故事唐中葉以後乃有參軍蒼鶻一為假官一為假僕但表其人社會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職業者為多自是以後其變化約分三級一表其人在劇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惡三其氣質之剛柔也宋之脚色以副淨為主副末次之然宋劇之以旦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當場者矣元雜劇中則當場唱者惟正末正旦如氣英布單鞭奪槊二劇第四折均以探子唱則以正末扮探子柳毅傳書第二折用電母唱則以正旦扮電母雖劇中之主人翁苟於此折中不唱則亦退居他色故元劇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諸色始俱唱然一劇之

主人翁猶必為生旦此皆表一人在劇中之地位雖在今日猶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別善惡事亦頗古夢梁錄紀南宋影戲曰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卷二影戲如此真戲可知元明以後戲劇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為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鮮惡下流之歸悉在淨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惡之意國朝以後如孔尚任之桃花扇於描寫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惡而以氣質之陰陽剛柔故柳敬亭蘇崑生之人物在此劇中當在復社諸賢之上而以丑淨扮之豈不以柳素滑稽蘇頗崛強自氣質上言之當如是耶自元迄今脚色之命意不外此三者而漸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氣質之勢此其進步變化之大略也

夫氣質之為物較品性為著品性必觀其人之言行而後見氣質則於容貌舉止聲音之間可一覽而得者也蓋人之應事接物也有剛柔之分焉有緩急之殊焉有輕重強弱之別焉此出於祖父之遺傳而根於身體之情狀可以矯正而難以變革者也可以之善可以之惡而其自身非善非惡也善人具此則謂之剛德柔德惡人具此則謂之剛惡柔惡此種特性無以名之名之曰氣質自氣質言之則億兆人非有億兆種之氣質而可以數種該之此數種者雖視為億兆人氣質之標本可也吾中國之言氣質者始於洪範三德宋儒亦多言氣質之性然未有加以分類者獨近世戲劇中之脚色隱有分類之意雖非其本旨然其後起之意義如是不可誣也脚色最終之意義實在於此以品性必觀其人之言行而後見而氣質則可於容貌聲音

舉止間一覽而得故也故既考其淵源復附論之如此

餘說二 面具考

面具之興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似已為面具之始漢書禮樂志朝賀置酒為樂有常從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員三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魚蝦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張衡西京賦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箎李善注曰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仙羆豹熊虎皆謂假頭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文康象庾亮隋書音樂志禮畢者出于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後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為文康樂舊唐書音樂志代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

北齊書及北史本傳不云假面但云免胄示之面耳又云安樂者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舞

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獮皮唱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是北朝與唐散樂中固盛行面具矣宋史狄青傳常戰安遠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而陸游老學庵筆記載政和中大儺下柱府進面具比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醜無一相似者乃大驚面具之見於載籍者大略如此其用諸散樂始于漢之象人而文康樂代面戲安樂踵之宋之面具雖極盛於政和而未聞用諸雜劇蓋由塗面既興遂取而代之歟

餘說三 塗面考

塗面起於何世今不可考其見于載籍者則樂府雜錄云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教坊記載踏謔娘與此略同但

云北齊有人姓蘇艷鼻案玉篇云艷面瘡也蓋當時演此戲者
通作亦面故雜錄以為狀其醉教坊記以為狀其艷鼻也又温
庭筠乾暉子載陸象先為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召族子弟以象
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僚共約戲賭……一參軍曰……吾
能于使君廳前墨塗其面著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
……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太平廣記卷四
百九十六引則唐時舞人固有
塗面之事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五代史
伶官傳則又在其
後宋時則五花鬘弄亦傅粉墨上又蔡攸侍曲宴短衣窄袖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宋史嘉
日傳足為五采塗面之證元則以墨點
破其面者為花旦上至五采塗面雖元時無聞然唐宋既行元
固不能無之矣

餘說四男女合演考

歌舞之事合男女為之其風甚古樂記云今夫新樂進俯退俯
姦聲以亂韻而不止及優侏儒擾雜子女孔疏擾雜謂獼猴也
言舞戲之時狀若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
自漢以後殊無所聞至隋唐之際歌舞之伎漸變而為戲劇而
踏搖娘戲以男子著婦人服為之教坊
記此男女不合演之證舊
唐書高宗紀龍朔元年皇后請禁天下婦人為俳優之戲詔從
之蓋此時男優女伎各自為曹不相雜也開元以後聲樂益盛
舊書志云玄宗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
之戲……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太常又有
別教院……稟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夫梨園弟子既云
樂工子弟當係男子而宜春院則盡婦人教坊記云妓女入宜
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

又參軍條應增補如下

然容齋隨筆卷十云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

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華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則

參軍自有訶筆之事補末節故變其例與句下

補遺

此處有極淡之文字，因紙質陳舊，多已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一些零星的字跡，如「補遺」二字較為清晰。

本會發行叢刊每兩月一冊每冊一百二十張全年六冊定價三元凡購閱者于購第一冊時請預付全價以後按期寄送斷無遲誤亦絕不中間停止所有寄售處列左

國學叢刊出版部謹啟

北京

琉璃廠

保古齋書坊

上海

棋盤街

廣益書局

漢口

廣益書局

廣州

雙門底

廣益書局

影宋本郎注東坡文集事略廣告

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宋迪功郎郎暉撰見周煇清波雜志明以來目錄家皆不著錄惟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殘本二十九卷為海內孤本今亦不知存佚江陵田君仗侯聞日本島田重禮博士藏有全表苦心訪求乃以重值得之博士後人此書挾擇謹嚴校訂精審不惟足訂他本記闕而尤詳於宋世制度洵為

驚人秘笈茲由本會集資刊行發行預約券以廣流傳想海內
同志必樂於贊成也

券例四則如左

一此書依原本影寫精刊用宣紙印訂每部十冊

一每券十圓得書一部以二百券為限限外之書以後其價

二十圓

一售券期限本年六月截止先收半價準明年六月出書再

行緞足領書

一售券處一北京琉璃廠保古齋二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三漢口昌明公司四日本東京文求堂

國學研究會謹白

